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八月辛巳。安徽巡撫程楸采奏。竊臣於七月二十二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程楸采奏。籌辦防剿情形一摺。江甯省城現在危急。該撫仍隨時偵探耆英等現辦情形。妥商豫備等因。欽此。臣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等來信。有逆夷現經就撫。並不登岸滋擾等語。臣

恐該夷反覆。難保非甘辭飾詐。懈我軍心。諄飭將士加倍嚴防。必待夷艘駛出江口。方敢次第撤防。當將辦理情形。於七月二十一日。恭摺奏報在案。隨復專弁密咨耆英等。熟籌妥辦。茲准耆英牛鑑函覆。夷人罷兵通商之意。實出

至誠已將所定條約印給開防俾資遵守。大事即可全定等語。臣節次差探該夷自諸臣議撫之後並不登岸滋擾亦未侵犯皖境。惟夷船現尚未經開退。防範不敢稍疏。署壽春鎮臣岱昌先於七月二十二日馳抵蕪湖。臣囑岱昌會同安徽道周祖植廬鳳道鄭家麟前往東西梁山各要隘逐一履勘。與臣意見相同。而制勝之方不外於出奇設伏。現在逆夷既已就撫。壽春地方緊要。應令該署鎮先行赴任。設有緩急無難咨調前來。又湖南岳州營參將劉定選管帶湖廣督撫兩標弁兵二百名亦於七月二十五日到蕪。容臣確探江省夷情暫留調派。所有後起未到官兵。

現時似可無須。已咨行兩湖督臣。暨沿途各州縣。先行截回。以節勞費。四川建昌鎮臣桂明。尚未准咨。何日起程。應否毋庸來皖。伏候

聖裁。至臣前奏仿造竹大將軍。已據支應局造成五百門。試放可致里餘。堪供伏兵之用。鐵礮木礮等件。已據省局稟報。分別開工製造。雖非目前急用。防江亦所必需。趁此一氣呵成。可期有備無患。查皖省為長江門戶。防守之法。年久失修。急應利械練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惟諸物從新製造。誠慮急切難齊。前調湖北大礮木礮。仍咨兩湖督臣。速行趲解來蕪備用。以固藩籬。

諭軍機大臣等。程琳奏查探江蘇省現辦情形。擬截回湖北官兵各等語。逆夷現已就撫。即日退出江口。所有調防之署壽春鎮總兵岱昌著即飭令赴任。湖南岳州營參將劉定選業已帶兵行抵蕪湖。著該撫暫留調派。其後起未到官兵。仍著該撫酌量情形。如無須留防之處。即著咨行湖廣總督。暨沿途州縣。先行截回。以節勞費。四川建昌鎮總兵桂明著俟行抵安徽。聽候諭旨。餘俱著照所議妥辦。

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竊於道光二十年八月。欽奉

上諭。朕聞福建已革舉人陳姓。綽號不得已。早經逆夷聘往。為之

王謀。如果屬實。深堪痛恨。著鄧廷楨迅即派員查拏。務獲解交浙江訊究。欽此。當經前督臣鄧廷楨查明福建惟有同安縣舉人陳元華緣案斥革。在押脫逃未獲。此外別無革舉陳姓委員獲到犯屬。究出陳元華逃赴臺灣鹿港地方。飭拏解省。訊明並無通夷主謀。經前督臣顏伯燾奏奉

上諭。前因福建已革舉人陳姓有通夷主謀情事。降旨令鄧廷楨派員查拏。嗣將已革在逃之同安縣舉人陳元華獲案審訊。茲據顏伯燾奏稱。訊明陳元華因案斥革。逃往臺灣地方。委無通夷受聘主謀情事等語。著顏伯燾劉鴻翱再行嚴訊確情。無任狡展。欽此。先經飭令藩臬兩司督同署福州府知府史致蕃監

提嚴究。復經臣怡良、劉鴻翔親提研訊。委無通夷情事。臣等復查逆夷在定海滋擾。係二十年六月之事。如果該革舉曾為逆夷聘往主謀。自必早在夷船。何能分身他往。今所供自十九年十月。逃赴臺灣。至二十年九月。被獲解省。其在鹿港等處教讀居住。確有月日蹤跡。業經委員馳往。會同各該地方官。傳到東人學徒及地主人等。逐一查訊。供詞脗合。並起有該革舉在臺所改文字。較對筆跡相符。其為實係逃匿臺灣。並無受聘通夷。實屬可信。

硃批該部知道。

甲申。江蘇巡撫程肅奏。竊臣前准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玉聞夷船
逼處江甯萬分危急不得不奏請通商以全大局第夷酋
索銀六百萬圓方肯退出兵船又不能不權宜付給現在
江甯庫貯不敷擬將部撥軍需餉銀五十萬兩截解赴甯
並由蘇藩司庫暫借銀六十萬兩以濟急需囑臣飭司迅
速撥解等因臣查鎮江失守之後該夷猖獗異常仰蒙
皇上軫念羣黎保全根本重地

特命耆英伊里布相機妥辦並准令牛鑑暫事羈縻已屬

曲賜恩施乃該夷貪得無厭多索銀兩在耆英等俯如所請實有
萬不獲已之苦衷半壁東南在此一舉既經奏明借動銀

兩。自應星速解往。以免貽誤要需。隨飭據藩司李星沅詳
覆。司庫正雜各款存數無多。不得不暫時通融。先其所急。
茲通盤籌算。僅能湊銀四十萬兩。內動附貯防堵經費銀
十萬兩。又正耗存項下借撥地丁等銀二十二萬八百三
十九兩七錢八分二釐。附貯雜款借動銀七萬九千一百
六十兩二錢一分八釐。應請就數撥解。當即飭將前項銀
兩。委員分批解往。已據申報起程。復將兩淮運庫存貯部
撥軍需銀十四萬兩。並咨准蘇州織造那借庫銀六萬兩。
豫備解赴江甯。以足六十萬兩之數。嗣接准浙江撫臣劉
韻珂來咨。以耆英等借動浙省銀八十萬兩。已由藩運兩

庫湊解。奏明俟解至蘇州時。由臣察看夷情。酌定截留解往等語。臣以蘇省相距江甯。亦有數百里之遙。該夷情偽本未周知。今者英等籌辦機宜。亦不便隨時咨會。惟要准者英等來函。自議撫以後。該夷極為恭順。揆諸現在情形。似可不致反覆。且者英等俱係受

恩深重之人。亦斷不敢以數百萬帑金。輕於一擲。現准督臣牛鑑咨覆會議事宜。將次定局。所借浙江銀兩。已據該省委員陸續解蘇。應即馳解來省轉交。俾銀兩早付一日。夷船即可早退一日。臣已分飭各員。趕行解往。並由蘇州委員護解。以應急需。至江甯停泊夷船。現據報有十餘隻。陸續駛

過團山以外。其鎮江番船。在甘露寺金山一帶停泊者。尚有九隻。該夷前用船堵塞瓜洲口。本未占據該處地方。刻下船已移泊南岸。並在江心寄碇。其餘劉河江陰等處所泊船隻。來往無定。亦不攔阻民船。前次佛郎西亞國夷目。則濟勒遞書求見上海官府。聲稱欲赴揚子江。勸令暎夷戢兵。經臣奏奉

諭旨。現既未為雇船。儻該夷自行前往。亦著毋庸禁止等因。欽此。查該國夷目。則濟勒前因蘇松太道王宜稷等。不允代雇船隻。即於七月初八日。乘坐三板船進口。硬捉本地沙船。載往江甯。茲復據該道王宜稷稟稱。七月十八日。又有佛

即西亞國夷船一隻。從南駛至吳淞口外。二十日。即有三板船二隻。來至海關。上岸求見該道。與署提右營遊擊封耀祖。署上海縣秋家丞等。一同接晤。該夷目自稱係該國提督。名巴日。另有夷官三人。通事二名。大船內尚有差官一人。兵四五百名。本年五月間。由廣東至此。因聞喫咕喇擾害中華。國王遣來探查。懇為代雇船隻。前往南京等語。該道諭以該國夷目則濟勒業經前往。似可無庸再去。該夷目不允。時值天晚。風雨交作。並求在關上住宿。該道等不便峻拒。仍即密為防備。詎於二十一日。該夷目等一齊上船。即將沙船一隻。強行帶去。維時順風順潮。不能追趕。

等情。臣查則濟勒前赴江甯。迄今毫無動靜。茲該夷目已日。復強拉沙船前去。其是否與暎夷串通一氣。殊不可知。已咨行一體認真防範。至吳淞口現泊有暎咭喇船二隻。佛郎西亞國船二隻。所有進口商漁各船。該夷等均無攔阻。滋擾情事。即驚鼻背等處所泊夷船。亦無夷匪登岸搶掠。揚威將軍奕經。於七月二十四日。自王江涇起程。遵奉諭旨。等候耆英等籌辦消息。既慮夷情反覆。不能不豫為之防。又聞現在議撫將成。恐布置稍未慎密。該夷轉啟猜疑。是以前飭江南兵丁五百名。又四川屯兵七百名。假以換防為詞。前赴常州丹陽一帶。交參贊齊慎先行管領。咨會臣飭屬

妥為應付。該將軍統率大隊官兵。依次行走。於七月二十
六日抵蘇。臣親至舟中接晤。面甫擬赴蘇常交界地方。暫
行屯紮。俟有江甯確信。再定進止。即於是日由蘇起行。其
崑山白塔灣地方。前將廣西兵丁二百五十名。撤赴丹陽。
已隨署提臣尤渤。抽撥提標兵丁三百名前往抵防。現在
蘇常等屬。均稱安謐。堪以仰慰。

宸衷。

諭軍機大臣等。程肅采奏籌借銀款。解往江甯。並鎮江等處夷船
情形一摺。據奏接准耆英等咨會。已在藩運等庫。撥銀六十萬
兩。解赴江甯。鎮江番舶停泊者。尚有九隻。其餘劉河江陰等處。

所泊夷船。往來無定。吳淞口外。泊有暎夷船二隻。佛郎西亞國船二隻等語。覽奏均悉。仍著妥為防範。不得以現在夷情恭順。稍存大意。另摺奏籌撥附近省分銀一百萬兩。已飭戶部建議具奏。此項銀兩。原備現在支發。及將來善後事宜之用。著程商采嚴飭管局各員。力加撙節。不得稍有虛糜。總須將來善後事竣。尚有盈餘。方為妥善。

己丑。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准軍機大臣字寄。六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有人奏。暎逆糾集天主教。佛喃。及呂宋等國夷船數十隻。同惡相濟。請飭曉諭解散一摺。如果各夷可以理諭。即剴切宣示。曉

以大義等因。欽此。又二十八日奉

上諭。該省此時防守情形。本省防兵似已足資調遣。所留各省征兵。仍著陸續撤回等因。欽此。等伏查原奏內聲稱。鎮海等處

停泊夷船數十隻。五月初六日。定海新到夷船二十一隻。初九日。又到夷船四十餘隻。或云來自天竺。或云佛喃及呂宋各夷等語。查等前次奏報逆船摺內。自四月至五月初六日止。先後共出老萬山駛赴浙洋者。計四十七隻。所稱鎮海定海兩處停泊逆船。自必即係四月內由粵駛往船隻。但從前據該營縣探報。均稱該船係自暎逆本國駛來。並無聲明別國之說。茲復細加探訪。緣西洋諸國總

名為歐邏巴洲。並無天竺國名目。史載天竺國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其俗重佛法。又聞天竺一名印度。噠牙喇。及喀布爾。皆係印度之一隅。喀布爾即前此傳聞與暎夷打仗之國。噠呀喇則暎夷屬國。至佛喃國。粵東未聞其名。亦無該國夷人來粵貿易。惟佛喃西。每年有貨船一二號到粵。或即係佛喃西。因夷語西字是尾音。以致傳寫不一。本年春間。佛喃西國兵頭噠時喃。及吐噠喇管駕兵船來粵。帶有素曉華語之和尚吐遮。噠哩。咄二人同來謁見。曾經等將曉諭該夷情形奏明在案。風聞該國與暎逆兩不相下。現因暎逆日強。恐其蠶食。早已整頓兵船。豫

為防備。呂宋在粵洋之東南。該國如赴浙江。即由臺灣福建一帶北駛。原不必由粵洋經過。有無船隻助逆。無從而知。聞該國貧而弱。自顧不暇。未必能以兵助逆。且該國商船。向在澳門貿易。亦頗恭順。惟訪聞海外各國。另有一種船隻。名為西婆柳。其船上多係黑夷。礮火俱備。往往受雇於各外國。代人打仗。索價數萬圓至一二十萬圓不等。現在暎逆分擾各省。難保非此等船隻受雇在內。該逆插以旗號。即作為伊本國之船。亦未可知。等伏思噶喇西與呂宋各國。素稱恭順。原可以理曉諭。設法解散。惟該國是否與暎逆同惡相濟。無從得其確據。且該國現無大兵頭。

在粵。僅止小夷商貿易。自未便向其講說。轉失

天朝體制。查佛蘭西兵頭。於春間呈遞說帖。本以代暎逆講和。為詞。嗣因該兵頭吐噁。喇出洋後。總未再來。等語。隨時體察情形。如果有機可乘。自當因勢利導。以靖逆氣。而崇

國體。至現在逆船情形。自上次奏報之後。由該國續來小巡船一隻。裝兵火食船一隻。又夷目名嘴。七十餘門。礮位大巡船一隻。該夷目嘴。即管駕大巡船。並十七號火輪船一隻。及上年十一月內。來泊九洲之中巡船一隻。均於七月初三初九等日。出老萬山向東行駛。似赴江浙一帶。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駛往東北。外洋夷船。計三隻。由東北駛

回西南外洋夷船亦計三隻。現在香港尖沙嘴洋面。尚泊
喚逆巡火各船四隻。港脚貨船躉船十五隻。三板八隻。另
有喚逆巡火各船十四隻。分泊於九洲。潭仔內零丁。三角
各洋面。至本省防兵。並水陸壯勇。分撥各路要隘三十餘
處。尚覺不敷守禦。所有各省征兵一千六百餘名。仍應暫
留調遣。以期嚴密防範。等因。自當隨時相度。俟夷務大定。
即當陸續撤回。斷不敢虛糜帑餉。仰副

聖主慎重軍儲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宣明天竺。喇嘛。西呂宋等國夷船情形。
並現在籌辦夷務緣由一摺。覽奏均悉。天竺。喇嘛。西呂宋等國

既無聽從。喫夷滋擾。確據自可毋庸究問。至東省防兵。並水陸壯勇。據稱分撥各路要隘守禦。其東省征兵一千六百餘名。仍請暫留調遣。著該將軍等體察情形。如有可以撤回之處。著隨時陸續裁撤。總期於防守無誤。而帑項不至虛糜。方為妥善。

安徽巡撫程琳采奏。竊臣前准耆英等函致。謂喫夷效順。實出至誠。請截回湖北官兵。藉節勞費。據實馳奏在案。伏思逆夷肆擾。薄海同仇。今雖稍戢兇鋒。而防範尤宜嚴密。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該夷恃其礮利船堅。一發莫由禁制。沿海官兵。詎必全無忠勇之忱。無如器械未精。陣甫交而身遭摧折。將士聞而膽怯。其屢致潰敗者。勢使然也。臣

謂欲除逆。莫如先固人心。欲固人心。莫如先謀屏障。屏障立。則該夷火器不能傷及我兵。我乃得出奇以制勝。臣駐防踰月。細審事機。以遠隔數萬里之嘆。莫敢恃孤軍深入內地者。其意蓋利於速戰也。今我不與之決戰。而與之久持。我持愈堅。彼力愈困。進有所扼。而退難自全。路絕無援。一蹶而同歸。顛覆矣。謹就管見所及。謬擬防夷四事。為我

皇上臚列陳之。

一占地勢以綴賊踪也。伏查江水溯流而上。茫無津涯。至皖境之東西梁山。崑崙夾峙。口門較窄。最為險要之區。迤

北均是一派川原。正好密為措置。該逆恃駕火輪船。連橋
承突。行走如飛。臣擬造巨鐵鏈一條。再加大竹纜二道。暗
沈江中。二三尺許。兩頭抵拴山腳。加釘梅花樁。重重繫定。
仍用土覆壓坦平。暗擲魚網。牽綴舵牙。俾兩山得以齊心
轟擊。縱使逆船堅固。安能當我大礮數十門。只須擊碎一
二船。則諸夷自然落膽。以後勢同瓦解。可期一鼓成功矣。
一設遮欄以固士氣也。查喫夷精造火器。挾為制勝之資。
其銅礮懸置桅斗中。用千里鏡窺準點放。故所發類能達
中。我兵無可容身。臣思巨礮利於擊高。或平放亦為迅猛。
若使之俯而擊地。則智勇俱窮。擬於兩岸坦坡。雇翅抵成。

地窖。每窖約深五六尺。寬可丈餘。窖尾即係後門。容兵出入。窖前堅築石埂。高不過二三八。將礮位嵌置其前。窖內泥以油灰。豫防水灌。上用木樑撐架。鋪蓋石板。仍覆土與地等平。使無痕跡。專派武弁乘牆哨探。一俟賊船駛近。巨礮齊施。兩岸聞聲並擊。逆夷不但無從見礮。並無從窺測。我兵即使用礮回轟。其子亦全行落地。臣又慮其攏船登岸。用火箭傷我窖兵。聞夷箭著物炸燒。最為猛毒。然其用之遠近。不能抵我擡槍。臣於兩梁山旁。豫藏兵勇。驟見逆夷登陸。迅即兜圍勦襲。使之無處竄逃。痛埽妖氣。神人共快矣。

一用奇兵以撓賊勢也。查長江自入皖境。迤邐數十里。中
流疊長蘆洲。其葦各高丈餘。內皆泥淖。擬間斷安設竹礮。
恰於無礮處。虛置烽煙。誘該夷注定備攻。而我伏兵突燃
竹礮。放後用斧劈開。退出後洲。乘坐漁船濟渡。或有時即
於突煙處轟擊。總使該逆驚疑莫定。無論竹礮發機務中。
即不中。而該夷亦類游魂。所謂多方以擾之。似足豫操勝
算矣。

一備船筏以待圍燒也。伏查前奉

諭旨。飭令照依廣東生員張煥元式樣。捆紮木簕。裝載柴薪引火
之物。乘夜順流放下。逼近夷船。縱火焚燒。即將來賊船駛

退。亦可尾追其後。暗用火攻。洵為克敵制勝良法。惟長江
葦蘆叢雜。較異海洋。簞筏過於高寬。駛行難期迅利。又慮
逆夷瞭望。漏洩春光。臣謹因地制宜。照樣收束較小。雇募
水勇。派將領配帶精兵。兼備漁船。挽帶相機埋伏。或乘霧
氣。或趁宵分。駛近夷船。連環圍繞。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
應。施放噴筒燒擊。悉成有用之師。惟我兵製造生牛皮櫟
護。臣飭用烏槍試放。槍子尚能穿透。今於牛皮外用削光
竹片。排連密釘。中夾牛皮。裏面加用涇棉被絮。合而為一。
不特槍子難入。即礮子亦不能穿。現飭局捆紮數十簞。臨
陣伏於沿江港汊。夷情雖狡。此時亦勢不能支矣。

以上四策。臣謹籌備於胸。適署壽春鎮。岱昌由浙來防。當促其親行相度。並飭兩道隨往會商。旋據稱防勦各情。與臣意多相符合。惟購料覓工鑄礮。急切難齊。經臣奏調江西銅礮十五尊。昨又咨調江蘇大礮十尊。尚恐江路綿長。不敷分布。嚴飭局員星夜督造。又札飭江北州縣。分製重百數十斤擡礮。藉為陸路先資。然臣既審敵情。亦復自增過慮。一慮江水如現時浩淼。人力難施。二慮通省兵額無多。難資調撥。加以南兵柔脆。尤不足備緩急之需。惟有仰仗

皇上天威。或可得心應手也。

諭軍機大臣等。據安徽巡撫程楸采奏籌辦防堵事宜一摺。所奏四條均已覽悉。著該撫隨時體察情形酌量辦理。毋得虛糜帑項。

丙申。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臣等將酌辦夷務實在情形。連次繕摺陳奏。並將和約各條開單呈

覽。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詳陳夷務情形一摺。著該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議。

務須永絕後患等因。欽此。又於八月初九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是月初二日奉

上諭。著英等奏夷務已定和約一摺。著著英等反覆開導。不厭詳細。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等因。欽此。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雖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後事宜。尚須明晰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一勞永逸。永杜兵端。具奉旨。指出各款。尤須宣示該夷。俾知道照。誠如

聖諭。不厭詳細。萬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當即派四等侍衛成齡。署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台道鹿澤長。石浦同知舒恭受。連日接見夷酋。反覆詳議。該夷鳴

禮遜囉哖。吧。啞。咁。咁。均通漢文。兼習漢語。勿須通事傳話。
反致隔閡。該侍衛等與之口講指畫。推誠開導。酌定善後
章程。彙分八條。稟經臣等備文明晰。照會該夷酋。嘿。嘿。噲。
亦即照覆。均無異說。至此。次奉

旨。指出各款。如該夷赴各口貿易一節。聽其自便。但日久難保。民
人無拖欠之弊。祇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一節。查
前議商欠三百萬圓。即在二千一百萬圓總數之內。此外
欠項。均不能官為保交。業經與該夷議定。並奏明在案。復
於善後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投之行。非中國額設行
商可比。如有欠項。只可官為著追。不能官為償還等語。現

據該夷覆稱。嗣後利害均由自取。萬不再求官為還欠。其情業已帖服。又如此次既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僅該民人等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一節。查該夷原議此款。係專指犯順以來。被誘被脅之民人而言。臣等竊以此等莠民。即屬漢奸。與夷匪相為表裏。夷匪既散。漢奸亦不能復聚。惟人數眾多。究係

國家赤子。繩以峻法。則相率為盜。宥以寬典。則反正來歸。自當蠲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懇

天恩。准予釋免。以安反側。至通商以後。華民歸中國管束。漢商歸

暎國自理。華民有罪。逃至暎館者。暎夷不准庇匿。暎商有
罪。逃入內地者。中國即行交還。均經臣等明定善後章程。
該夷亦切實照覆。是該民人等別經犯法。自當仍由該管
官照例懲辦。該夷斷不致藉端阻撓。至各關稅銀。該夷情
願按照則例。如數輸將。惟稱粵海關丁書稅役。向多陋規。
求為查明禁革。其中國商人。按例交納關稅。非該夷所得
越俎。該夷於本年六月十五日以後。止有揚州商人。致送
漕平銀三十五萬五千兩。折洋銀五十萬圓。現已議明扣
除。此外並未收過銀兩。再舟山鼓浪嶼。暫住兵船。應俟各
口開闢。即行退出。不准久為占據一節。前經議及。該夷酋

必欲俟銀兩分年交清。方始退還。現經奉

旨飭議。復向開導。該夷總稱和約既定。必須堅守。未便遽行更易。至渠等酌留兵船。不過數隻。既不侵奪百姓。亦不攔阻商船。均於善後章程內切實議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為奏明。仍如前約等語。臣等查該夷既以堅守和約為詞。若不允所請。轉恐藉口反覆。其兵船如何漸次撤退。應俟開關後。由地方官察看夷情。相機妥辦。其分年措給銀兩。臣等悉心籌畫。所有癸卯年六月。應給洋銀三百萬圓。擬於廣東洋商欠款內。先行儘數追交。十二月。應給洋銀三百萬圓。擬於各海關稅銀內。撥給。僅有不敷。再於廣東福建

藩運各庫內籌款措交。至甲辰乙巳兩年應給之項。屆期各海口均已開關。稅額議有成數。應俟通盤計算。是否足以相抵。再行籌辦。

耆英。伊里布。牛鑑。又奏。再該夷自和約。鈴用關防後。陸續退出兵船。共有十餘隻。因善後事宜尚未議定。銀兩亦未交清。是以大幫夷船。尚未退出。其觀音門一帶。屯紮夷兵。自八月初三日後。次第登舟。並無滋擾情事。一切商賈行旅。渡江船隻。該夷亦不攔阻。嗣於初九日。接奉

恩旨。即委侍衛咸齡等前往宣示。該夷酋等感戴歡欣。手舞足蹈。即據嘯嘯。噍照。會內稱。渠因恭奉

大皇帝諭旨。知前議各款。均蒙

恩准施行。實屬萬幸。已飛飭帶兵官。將兵船迅速退出長江等語。當於初十日為始。每日開行兵船。自三隻九隻至十二隻不等。現在停泊尚有二十六隻。較前已退大半。又據該酋照會內稱。渠接本國來信。知有續來大小兵船十一隻。總緣未得議和確信所致。渠現已飭阻回國。求臣等先行奏明。並咨會沿海各督撫。儻見有該國續來兵船。不必疑慮。等因。現在已交給銀二百九十四萬兩。指日全數交清。夷船即可悉退。至佛郎西夷目則濟勒沙船一隻。業經退去。續據蘇松太道巫宜祺稟稱。復有夷目巴目。自稱係佛郎

西提督因聞暎夷肆擾中華奉國王之命前來查探等語。昨據該道續報則濟勒已於八月初七日由吳淞起碇回國。惟已日船一隻駛至草鞋峽江面停泊。臣等因該夷目為查探暎夷而來。自應靜覘其變。一面密詢暎夷各酋。均稱該國每年到粵商船不過二隻。且與中國毫無釁隙。必不致或啟爭端。渠等亦不知該國來意等語。雖夷情隔膜殊難懸揣。惟則濟勒既無所藉口。似已日亦不致滋事。

諭軍機大臣等。著英等奏夷情已就馴伏。詳議善後事宜。一摺。另片奏。暎夷兵船陸續退出等語。覽奏均悉。俱著照所議辦理。此外尚有應行籌議事宜。著英等通盤酌覈。悉心妥商。切毋稍

留罅隙致滋後患。惟所稱該夷通商。嗣後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追一節。斷不可行。內地居民與該夷貿易日久。難保無拖欠情節。地方官既未經手交易。日後又安能代為追欠。況一經允許。遇有無著欠項。勢必曉曉具稟。地方官事務甚繁。何暇辦理此事。且該夷稍不如意。又將藉口追欠不力。另起釁端。不可不豫為籌及。著者英等剴切曉諭該夷。仍遵前旨。只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至佛郎西夷目則濟勒沙船一隻。雖經退出。而巴日一船尚在江面停泊。噶咭喇與之同係夷幫。雖非該夷招之前來。豈有不知其來意之理。著該大臣等密諭噶夷。兩國既稱和好。自應通同商辦。一切現在諸務已定。佛

即西夷船。何得逗留內地。務令喚夷勸令起碇回國。免致別生
事端。該大臣等。仍應嚴密防範。毋稍入意。所稱該夷照覆國王
出示曉諭。喚民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一節。亦應詳
細寫明。以見此外皆非該夷所應到之處。免得日後藉口影射
朦混。該國續到兵船。現已飭阻回國。並求咨會沿海督撫。諒該
大臣等已妥為辦理矣。

又

諭。前往天津防堵之察哈爾兵丁。著巴清德。那桑阿等。分起管帶。
陸續撤回。賽尚阿著管帶後起兵丁。以資彈壓。並著訥爾經額。
飭令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毋許滋擾。所有賽尚阿等隨帶文武

各員亦著分起帶同回京。

又

諭前據僧格林沁面奏。於哲里木卓索圖昭烏達等三盟內。自備精兵三千名。於近口地方駐紮。當經降旨。著禧恩妥為豫備。現在此項兵丁。無需調遣。著即飭令各回該盟。

已亥。江南河道總督麟慶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棠奏。探得本月十二日。自江甯退回大夷船七隻。十三日。退回大船四隻。十四日。退回火輪船二隻。大小船二十二隻。十五日。退回大船十一隻。又據三江營報。十四日申刻。有大船二隻。火輪船一隻。由團山關江面內外駛行。自刻過鰻魚沙。

等語。臣等查夷船雖係退動。而鎮江尚有停泊。俟大幫埽
數開出。則南北江口木椿攔壩。均可疏通。又恐在長江下
游北岸滋擾。早經檄飭狼山鎮總兵順保。撤兵回鎮。以備
守禦。又檄調南陽鎮總兵都勒豐阿。帶兵七百名。移駐仙
女廟。西備高寶湖匪。東防漢奸。由三江口抄襲後路。又據
候補運判鄭士彥稟稱。查明沿江各洲及夾河各鄉。現在
紳民捐資團練義勇。計九萬餘名。聲勢極為聯絡。儀徵除
招撫巴桿老回畝二百七十餘名外。尚有分守各隘鄉勇
一千八百餘名。臣李湘筴又親赴淮安一帶。激勵紳民。共
抒義憤。無不踴躍爭先。董事紳士韋堪丁晏等。亦認真經

理。團勇之外。復議修補城垣。臣等復札派北監掣同知朱沅。協同該府縣認真籌畫。以期盡善。至河南後起官兵一千名。係於本月初九日。陸續到浦。臣等傳齊兵勇。於十三日。在清江演武場校閱。器械鮮明。槍礮猛烈。軍容極為壯肅。臣等遂名驗試。擇其技藝最精者。河南兵丁得四百餘名。河標及修防兵丁二百餘名。義勇三百餘名。當即派員分帶練習。以為前敵衝突之選。適臣李湘榮之子候選司務李麟遇。由東招募義勇武生孫漢李百安等四十三名。並攜銅礮五尊。亦於是日到場。臣麟慶親自校閱。甚為勇健可用。當飭管帶火器。勤加操演。查夷船既已開動。所有

續調陝甘兵一千名。應奏請停止。臣一面飛咨前途。即行折回。以節勞費。第夷匪退後。江北善後。急需整頓。而銅鐵大礮。尤為攻守利器。惟鐵銅皆非附近所產。不能不赴他省採買。臣等正在籌畫。茲有安東縣知縣張嘉琳。願捐鐵六萬斤。投効江蘇。知縣施燕辰。願捐鐵四十萬斤。備價見工。鑄六千斤大礮十尊。四千斤大礮十尊。復有遊擊銜山盱營守備蔡天祿等。均稟請捐資募勇。製造軍械。前來當飭該員等赴局公認繳價。以便趕辦。臣等因正值防守喫緊之際。不能不藉資眾力。除張嘉琳。蔡天祿。係現任人員外。其餘施燕辰等。均擬仍照臣麟慶前奏。留於南河差委。以

收指臂之助。統俟夷船全數出江。回空軍船歸次。再行分別酌保。

李湘綮又奏。喫夷既已就撫。則上流之木礮。南岸之焚燒。未便遽進。是以同河臣商酌。先在浦督造各械。以防夷人反側。擬趕辦擡礮一百位。烏槍三百桿。鈎鍊槍五百桿。長排刀五百桿。短刀五百把。生牛皮牌二百面。毒火神槍四百桿。大火箭一千枝。噴筒四百具。火彈數百件。雲梯火排二十架。挑選兵勇。隨時練習。

諭軍機大臣等。麟慶等奏辦理淮揚後路匪徒一摺。據奏夷船漸次退出。現在圍練義勇。招撫梟匪。請將續調之陝甘兵一千名。

即行折回。已諭知富呢揚阿等即行停止矣。惟據稱各鄉紳民團練義勇計有九萬餘名。招撫已桿老回畬二百七十餘名。尚有分守要隘鄉勇一千八百餘名。人數太多。易聚難散。現在撫議已成。不值張皇滋擾。著李湘棠將現已到浦之義勇人等認真校閱。果係精銳酌量留營差委。餘均飭令回籍。妥為安頓。未經到浦者毋庸再行傳集。至善後急需整頓礮火尤為利器。該署少卿現飭趕辦擡礮等件。自應寬為籌備。妥為收貯。惟須精利適用。不可有名無實。其練習兵勇務期精熟。不在人多。再現在防堵情形及一切善後事宜均須妥為布置。不留罅隙。計周天爵將次到江。著該署少卿先行籌度。如該員已抵清江即行會

商妥辦。將此諭知李湘榮並麟慶。但明倫知之。

湖廣總督裕泰奏。竊臣於道光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准

四川督臣寶興咨開。奉

上諭。著寶興即將所挑兵丁一千名。派委得力將弁管帶。馳赴江甯。交牛鑑調遣等因。欽此。當經檄飭將原派兵丁一千名。分作

三起。飭委將領管帶。定限七月二十一日。八月初三等日。起程。至重慶府會齊歸隊前進。咨請飭令經過地方。照例應付船隻口糧等因。杉咨前來。臣查前准安徽撫臣程琳。采咨會查採喫夷業。經就撫。並不上岸滋事。請將前調赴皖協防之湖北後起官兵八百名。截回歸伍。並據出師江

南之各員弁稟報該夷已書立合同其船隻約計八月內即可全行退出海口等語是江甯籌辦議撫已有成局諒不致有反覆而現在調赴江省之四川官兵尚未行入楚境若仍聽其前往再行撤回不惟長途數千里徒形跋涉且到楚須兩次換船往返應付亦增糜費臣未敢稍事拘泥現擬查照皖省辦理情形飛咨四川督臣寶興札行沿途經過地方官將前項官兵一體截回歸伍俾息兵力而節糜費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裕泰奏四川調防官兵飛咨截回又據麟慶等奏請停止陝甘官兵各等語前有旨調四川兵一千名馳

赴江甯。陝甘兵一千兵。馳赴清江浦。現在此項官兵。毋須調遣。
著寶興富呢揚阿。陶廷杰。飛飭帶兵將弁。無論行抵何處。即行
折回。並著裕泰。鄂順安。札行沿途經過地方官。將此項官兵。一
體截回歸伍。

庚子。

欽差大臣賽尚阿。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已清德。那桑阿奏。竊臣等
接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前往天津防堵之察哈爾兵丁。著已清德。那桑阿等。分起管
帶陸續撤回等因。欽此。查察哈爾兵丁。共二千名。調赴天津時。
係分四起行走。臣等公同酌議。仍分四起撤回。每起五百

名。臣巴清德管帶頭起官兵。

乾清門侍衛巴里善管帶二起官兵。總管達什法里克管帶三起官兵。臣那桑阿管帶四起官兵。臣賽尚阿自後督飭前行。以資彈壓。頭起官兵於本月二十四日自防所起程。以後各起間一日行走。俟抵京後交帶兵各該總管帶回察哈爾歸伍。其一路經過地方由臣訥爾經額嚴飭各該地方官妥為照料。毋許沿途稍有滋擾。所有隨帶文武各員亦遵

旨分起帶同回京。又臣賽尚阿由京帶赴天津之礮位弓箭等件除神機神樞礮二百位仍由臣賽尚阿派員解回交還該

局外其餘火箭二百枝。弓一千五百張。梅針箭二萬枝。火藥五千斤。鉛丸一萬五千斤。內有分撥各營應用之件。一時未能收回。現已一併移知臣訥爾經額分飭各營繳回。妥為存貯。

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等奏管帶官兵陸續撤回一摺。覽奏已悉。所有由京帶赴天津之礮位弓箭等件。除神機神樞礮二百位。即由賽尚阿派員解回。其餘火箭弓箭火藥鉛丸。即著訥爾經額分飭各營。按數繳回。於天津道庫妥為存貯。毋任感受潮溼。致有損壞。

辛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賽尚阿等奏察哈爾官兵業已遵旨分起撤回。因思吉林黑龍江官兵調赴各處備防。自應一體撤回。以節勞役。著賽尚阿。訥爾經額。禧恩。哈琅阿。將調赴天津兵一千名。調赴山海關。兵一千名。駐紮洋河口一帶。兵一千名。留駐高橋。兵五百名。留駐盛京。兵五百名。陸續分起撤回。沿途妥速行走。毋任擾累地方。該官兵等戍役勞苦。朕心廑念。自應分別給賞。以示軫恤。所有第一次調撥之官兵二千名。著賞給佐領以下官每員各銀五兩。驍騎校以下每員各銀三兩。兵丁每名各銀二兩。其第二次調撥官兵二千名。著賞給佐領以下官每員各銀四兩。此項賞銀在天津山海關者。由訥爾經額照數賞給。在

念○盛京者○即由禧恩發給○務令資惠均霑○俾各逸行歸伍○以慰朕

九月丙午○

諭軍機大臣等○前派南陽鎮總兵都勒豐阿管帶河南省精兵一
千餘名○赴清江浦一帶防堵○現在江北夷務情形○漸就馴伏○南
陽鎮亦關緊要○都勒豐阿著即回本任○其所調該省官兵○應即
令管帶歸伍○如有應行留防之處○著李湘棻體察情形○酌留兵
弁○俾資調撥○

己酉○

諭內閣○王錫朋長子監生王承泗次子生員王承瀚○均著加恩賞

幫辦夷務之議。敎運同楊商顏。崇禮。籍隸鎮江。臣耆英即札飭前往。嚴密確訪。旋據稟稱。親向紳民人等詳細查詢。均無異說。並據武忠阿等。取具合營官兵押結。顏崇禮與紳士郭湘等十六人。亦出具切結。復據周頊。祥麟。加結稟送前來。臣等查海齡於六月初十日。將拏獲形跡可疑之十三人處斬。此外並無妄行殺戮。其於城陷後。與伊妻及伊孫自縊盡節。亦經查訊明確。並非被人戕害。均已毫無疑義。該副都統因夷船逼近郡城。閉門固守。並嚴拏漢奸。係為慎重地方起見。惟不肯酌留一二城門。聽民逃難。以致城陷後。慘遭蹂躪。其貨財亦因聚集一處。盡飽賊囊。並

將拏獲形跡可疑之十三人。概予駢誅。辦理殊屬草率。失當。其所以身後猶不免怨讟。物議沸騰者。實由於此。第念該副都統閨門殉難。大節無虧。可否仍遵前奉

諭旨。給與賞卹之處。伏候

聖裁。再徐州鎮總兵王志元。由寶山退回後。經臣牛鑾調派江甯防堵。所有防守小沙背之弁兵。均隨同來甯。臣等派委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摘提守備周煥章。兵丁劉天成等二十九員名。查照該鎮被參各款。正在訊辦間。該鎮於八月十四日在防病故。訊據周煥章等僉供。該鎮由上海調防寶山。隨帶征兵。共有七百六

十三名。並無以少報多。其應領口糧銀兩。按十日一次赴局請領。由弁目帶同兵丁。持往錢鋪。按照時價。易錢帶回。數資散放。亦無剋扣情弊。該兵丁等日支糧餉。僅敷糊口。儻有絲毫剋扣。害屬切膚。此時正可據實供出。求為退出補給。況該鎮業經病故。該兵丁等何所瞻顧。不肯吐實。祇求詳察。至該鎮之分防小沙背。在吳淞西北。相距十餘里。該鎮於五月初八日。因探悉吳淞開仗失利。提督陣亡。寶山被陷。小沙背地僻兵單。勢難固守。即率兵由羅甸退至嘉定太倉。查點兵弁。均屬足數。隨帶軍械。亦無遺失。委非於潰散後。復行招集等語。猶恐有扶同事飾情事。復添委

江甯府知府樊師仲親往該營查訊。各弁兵供俱無異。取有切結。並據署總兵周士榮查明存營兵丁數目相符。臣等覆查該鎮王志元。訊無虛報兵數。冒支口糧。剋扣入已情弊。即夷匪亦實係於吳淞進口。並非由小沙背登岸。惟以專閫大員。不能約束兵丁。頗滋騷擾。經臣牛鑑插箭遊示。始知斂戢。迨聞吳淞失守。不即應援。輒引兵卻退。實屬惟怯無能。業已病故。應無庸議。

諭內閣。前因鎮江失守。副都統海齡自縊殉難。念其為國捐軀。特加優卹。嗣據御史黃宗漢奏。海齡誤殺良民。被民戕害。復降旨令耆英等再行詳查覆奏。茲據奏稱。海齡自縊身死。被火焚燒。

據協領武忠阿切實供明。領催德明等十四人。於灰燼中尋得海齡屍骨。檢獲殉難時所著袍襟。並札委曾經稟許海齡之常鎮道周頊確查。取具闔營官兵押結。紳士顏崇禮郭湘等十六人切結。實係城陷自縊。並非被人戕害。鎮江民人亦無圍署內變情事。惟不聽民逃難。以致城陷慘遭蹂躪。資財盡飽夷虜。並將形跡可疑之人。概予駢誅。辦理失當等語。海齡固守鎮江。擊獲奸細。辦理草率。原有應得之咎。惟既闔門殉難。大節無虧。著仍遵前旨。照都統例賜卹。以慰忠魂。其御史安詩所奏。總兵王志元剋扣兵餉等情。亦經查明。該總兵實無虛報兵數。冒支口糧情弊。惟不能約束兵丁。致滋騷擾。吳淞失守。引兵卻退。實屬

無能現已病故著無庸議

諭軍機大臣等者英等奏江甯停泊夷船均已開駛一摺據稱草鞋峽江面前留夷船十二隻上月二十八日早全數開行其佛蘭西夷船亦隨同駛去等語附省江面現無夷船停泊其開行夷船究竟駛往何所至佛蘭西夷船駛至江甯究因何事現又隨同駛夷開駛又屬何因著該大臣等確切查明俟夷船全出大江時一併詳細具奏再八月二十日有旨令耆英等將該夷所請嗣後商欠呈明地方官著追一節剴切曉諭仍遵前旨由該夷自為清理斷不能代為追討該將軍等接奉此旨自己與之定議何以此次摺內未據聲明即著查明迅行覆奏

又

諭前據訥爾經額奏請續撥直隸軍需銀三十萬兩。當交戶部覈議。茲據奏稱如數動撥已降旨依議行矣。現在調防官兵陸續撤回。一切支銷自可逐漸減省。所有此次籌撥銀兩著該督撫節支放核實報銷。以重帑項。其調防之山西陝西官兵著即撤回歸伍。山西官兵即著善祿管帶分起行走。陝西官兵即著胡超派員先行管帶行走。胡超著即來京陛見。仍俟出京時兼程馳赴前途。親自帶兵回省。以資彈壓。將此諭知訥爾經額。並諭胡超善祿知之。

按察使銜署兩淮鹽運使但明倫奏。臣前於七月十八日。

將夷船退出瓜洲情形及儀徵招集梟徒尚聽約束緣由
恭摺具奏七月二十三日欽奉

諭旨著招徠瓜洲居民妥為撫輯儀徵梟徒現在招集頭目仍當
妥為彈壓事平以後應如何設法解散之處著斟酌妥辦慎勿
稍留後患等因欽此當即欽遵督率揚州府知府晏曙東等將
瓜洲招回難民查明實在乏食戶口備買米石運往賑濟
並督飭員弁將揚儀招集梟徒妥為彈壓維時該夷已在
江甯省城就撫計日可退而瓜洲儀徵一帶江面為夷船
退回必由之路又經派委文武員弁前往分途彈壓茲大
幫夷船已於九月初一日全數退出國山關外大江南北

運道肅清。淮揚一帶人民安定。無不仰頌。

皇上洪福。共樂太平。惟瓜洲招徠人民。已經臣買米撫恤。而鎮江僅一水之隔。自遭嘆夷荼毒。道殣相望。所遺困苦窮黎。坐須賑卹。臣不敢稍分畛域。已稟明督臣牛鑑。河臣麟慶。動碾鹽義倉穀二萬石。交該地方官督同商董。分別散給貧乏。及招回難民。俾救目前之急。至儀徵鹽梟頭目熊有成等。業經河臣麟慶奏明。

賞給頂戴。該頭目頗知悔罪。從此可望自新。即使故智復萌。其姓名籍貫。有案可稽。無難立拏懲辦。其餘夥黨。亦經馴伏。聽受約束。惟此等橫悍之徒。宜散不宜聚。現在夷船既退。自

應欽遵

諭旨。設法解散。臣擬札飭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逐加傳詢。如願在儀居住者。取具不再販私切結備案。聽其另謀生計。仍編入保甲。隨時稽察。其願回原籍者。開具花名清冊。逐程資遣回籍。責令各原籍州縣嚴加約束。不得復任外出滋事。如有潛回儀境。嚴拏究辦。正在飭行間。接據儀徵縣知縣陳文杰稟稱。會同奇兵營遊擊芮永森。陸續將招撫棄徒。多方開導。會稱或因房屋被焚。或因眷口先去。伊等均隻身在儀。苦無生計。情願各回原籍。安分謀生等情。如果屬實。似不難於遣散。容臣督同署淮南監掣同知陳延恩。

及該營縣酌量妥為辦理。不使稍留後患。至江都甘泉兩縣所屬沿江各洲及內河各鎮團練之義勇。並

予告在籍大學士臣阮元。在揚州北鄉公道橋地方。捐資雇募團練。均較客兵甚為得力。匪徒不敢入境。現當驚惶甫定之時。巡緝未宜少懈。臣仍督飭各董事照前嚴為防範。其外省調防官兵。經太常寺少卿臣李湘棻。河臣麟慶會奏。次第撤回。以節糜費。前次堵塞之三汊河霍家橋等處水口。為南北往來要津。且糧船現屆回空。已飭原辦委員。趕將沈堵大船木石。鋪鍊全行起除。以通舟楫。現在揚城民情和輯。塵市喧闐。光景漸與舊時無異。而自揚達淮。往來行

旅亦皆安帖。足以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但明倫奏夷船全數退出國山關外。淮揚水陸肅清。一摺。覽奏均悉。大幫夷船已於九月初一日全數退出大江。南北運道肅清。瓜洲招徠人民。業經撫卹。所有鎮江被難窮黎。著麟慶等即飭但明倫動碾倉穀。交地方官分別散給。毋任夫失所。鹽梟頭目既知悔罪。即著曉諭夥黨。改過自新。仍暗為防範。潛消反側。其編入保甲者。務當隨時稽查。毋令遊手滋事。其情願回籍者。即逐程資遣。交原籍州縣嚴加管束。不得復任外出。至外省調防官兵。均即陸續撤回。江都甘泉兩縣所屬及

北鄉等處所募義勇。如果得力。可資巡緝。現當驚惶甫定之際。自應暫留驅使。事竣設法遣散。所有善後一切事宜。著但明倫隨時稟商麟慶。李湘荼等。次第興辦。其揚州儀徵防堵出力文武員弁。及紳商局內董事出力各員名。著麟慶。李湘荼覈實保奏。候朕施恩。將此諭知麟慶。李湘荼。並傳諭但明倫知之。

壬子。

盛京將軍禧恩。副都統慶佳。戶部侍郎惟勤。奉天府府尹賈福奏。竊等遵

旨撤兵。現將高橋等處駐紮吉林黑龍江官兵共一千名。分作四起。每起二百五十名。頭起撥於九月初五日起程。以後各

起間一日行走。其天津。洋河口。山海關。駐紮吉林黑龍江官兵共三千名。分作十二起。每起二百五十名。頭起擬於九月初九日出關。以後各起。間一日行走。陸續撤回。俾地方車輛馬匹。得以妥速應付。以便挨次行走。至第二次調赴

盛京高橋等處。駐紮吉林黑龍江官二十一員。兵一千名。遵即行。知錦州副都統祁俊傳

旨。賞給佐領以下官。每員銀四兩。驍騎校以下官。每員銀二兩。兵丁每名銀一兩。共用銀一千六十四兩。由錦州見存軍需項下動支。俾該官兵等均霑實惠。迨行歸伍。以仰副

聖主軫念微勞

恩施戎役之至意

硃批依議頒賞。妥為料理。另有飭辦善後之旨。

諭軍機大臣等。禧恩等奏遵旨賞給吉林黑龍江官兵銀兩酌擬分起撤回一摺。覽奏均悉。依議頒賞。妥為料理。惟盛京為根本重地。現在雖已撤防。而武備不可稍弛。總在平日認真講求。臨事方可制勝。該處大小礮位甚多。斷難一律擺列海口。著即擇地妥為存貯。勿令損壞。至於臨陣摧堅。以數百斤小礮為宜。既可用人扛擡。並可以車載運。遇緩急隨營調撥。自無笨重之虞。可期得力。旅順口舊有水師戰船。兵數是否敷用。船隻是否合

宜。總以輕靈便捷為主。方可牽制敵船。不可拘泥舊章。徒飾外觀。以致有名無實。總當細心的覈。務期適用。盛京向無步隊。應否量為變通。馬隊槍箭如何練習。水師兵勇如何操演。施放礮位。如何致遠有準。各要口防守戰兵。如何聲勢聯絡。互為應援。一呼即至。不致顧此失彼。有誤事機。著禧恩體察情形。或派委妥員。分往相度。或親赴履勘。因地制宜。不必拘以時日。務須通籌全局。悉心妥議。章程具奏。此外善後事宜。有應慮及者。亦著詳晰周妥。加意熟籌。以副朕望。

參贊大臣四川提督齊慎奏。江甯停泊夷船十三隻。於二十七、八日全行開去。現在江甯已無夷船。初一日。京口上

下夷船全數駛出。刻下鎮江江面肅清。所有各省兵勇。應行分起凱撤。揚威將軍奕經刻尚駐防無錫。擬於日內前往合商。一面具奏。一面將省分較遠之兵勇。先行凱撤。其餘酌量地方情形。分別撤留。

硃批依議。

癸丑。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齊慎奏。夷船全數退出鎮江。江面肅清。擬即與奕經會商。分別撤留兵勇等語。當降旨依議行矣。現在逆夷已經就撫。船隻盡行出江。自無庸多設防兵。虛糜帑項。所有徵調各省官兵。著該將軍等酌量地方遠近。陸續分起撤回歸伍。

其招募鄉勇。亦著次第遣散。仍嚴飭帶兵員弁。反沿途地方。妥為彈壓。毋許滋擾。至江浙兩省本營派防官兵。何處應暫留。差遣何處應先撤歸伍。並著會同該督撫酌量情形。妥籌辦理。以節勞費。至該將軍參贊前後所提軍需局銀兩。著仍遵前旨。於事竣之日。飭令經管之員。詳細造冊報部覈。

經特依順。文蔚齊慎知之。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一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九月甲寅。

欽差大臣耆英參贊大臣齊慎奏。六月二十日。內閣奉

上諭。耆英齊慎奏鎮江勦擊情形各一摺。所有副都統海齡及府城文武官兵。現在作何下落。並此次傷亡弁兵。著耆英等迅即查明具奏等因。欽此。查京口副都統海齡殉難之處。節經查奏在案。其該城文武官員下落。經等派委數員前往查探。該城文武城陷之日。有受火箭傷之知事王興榮一名。傷之輕重。尚應咨查核辦。其餘並無傷亡人員。惟武職官員兵丁傷亡過多。彼時府城失陷。即被逆夷入城盤踞。未能

隨即查明。等何敢含混覆奏。所有城內接仗之青州京口官兵。有當時逃出者。有在城內藏匿。十數日後始行逃出者。亦有被逆夷擄至船上者。其城內陣亡屍軀。無從辨認。嗣經潰散官兵招集漸多。互相查詢。始將目覩受傷陣亡官兵陸續稟報。並由夷船送還兵丁。先後通計。查出青州滿營陣亡兵五十五名。受傷官兵六十五員名。打仗未出不知下落兵二十四名。京口滿營陣亡官員兵丁一百七十員名。受傷官員兵丁一百六十一員名。無下落兵丁二十四名。鎮江綠營陣亡兵三名。受傷弁兵六員名。無下落兵十七名。湖北綠營陣亡弁兵七員名。受傷弁兵八員

名。無下落兵三名。四川綠營。陣亡兵三名。河南綠營。陣亡兵一名。受傷兵一名。江西綠營。受傷兵二十二名。除現在查明陣亡受傷員弁數目外。尚有受傷限內亡故。及傷之重輕。并不知下落員弁共八十八員名。應請責成該管將軍總督等。另行飭查明確。核實咨部辦理。

硃批。不愧朕之滿洲官兵。深堪憫惻。

耆英德珠布又奏。竊查京口失陷。副都統印信。經驍騎校祥雲擲於署內井中。等派委明幹員弁。設法將印信於井內撈獲。其印現在耆英德珠布衙門。暫行存貯。茲准兵部來文。京口副都統一缺。欽奉

諭旨。簡放吳必瀉。欽此。查京口失散男婦老幼。有在丹陽常州一帶安插者。亦有就近在江甯安插者。當因喫夷占據京口。所有逃散兵丁男婦。隨處派員照管。令夷船退出。鎮江城內肅清。其在江甯丹陽常州一帶安插者。亟應令其仍歸原處駐防。惟城中現無大員。不足以資彈壓。相應請旨飭令新任副都統吳必瀉迅速到任。俾資管轄而重地方。

耆英又奏。六月二十四日。內閣奉

上諭。耆英奏查明鎮江城陷時。京口副都統海齡。並其妻及次孫同時殉節。該副都統為國捐軀。忠義可嘉。著加恩照都統例賜卹。等因。欽此。著遵飭京口協領武忠阿等。派委妥幹員弁。將副

都統海齡及伊妻伊孫尸骸。在被焚處所尋獲。並於灰燼中。檢獲海齡原著葛紗袍襟。伊妻所帶玉環。海齡現存子女。亦一併查明下落。均送至丹陽縣。除將海齡現存子女。飭令妥為安插外。復札飭該縣金鎔。及京口協領武忠阿等。眼同海齡現存之子宜琛。奉檢明尸骸。加結認領。並由軍需局先後酌給銀三百兩。以資殯殮。仍移咨江蘇撫臣程喬采。一俟軍務戡事。即將海齡等尸棺。同海齡現存子女。派委員弁。妥為照料。送交京旗。以慰忠魂。至驍騎校祥雲。現據該協領武忠阿等結報。祥雲於海齡殉難時。先將副都統印信。投入井中。旋亦投水自盡。其父馬甲長松業

已陣亡。其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慮遭污辱。將其二女刺死。
復自戕盡節。其母卜氏。懷抱該驍騎校幼子廷耀投塘遇
救。現無下落等情。外此等事查祥雲一門殉難。實堪憫惻。除應得卹
典。等遵。

旨咨部。加等賜卹。長松歸入陣亡兵丁案內議卹。並飭該管協領
佐領。訪查卜氏及廷耀下落。務期尋獲外。所有鄔琅罕濟
勒們氏。於城陷時慮遭污辱。手刃二女。捐軀明志。尤屬深
知大義。惟京口旗婦尚有捐軀者。應俟該將軍德珠布詳
加查明。一併咨部。

旌獎以慰貞魂。

耆英又奏。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德珠布奏。將常鎮道周頊原稟鈔錄呈覽。內稱鎮江於初八日閉城。城上開放槍礮。擊殺平民。指為漢奸。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府庫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係其姘親。一切附和妄行等語。著將原稟摘錄發給閱看。詳細訪查。是為至要。又於

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鎮江理事同知全興。於城陷之日。潛藏民家。旋即逃出。鎮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各情節。均著耆英詳查研訊。定擬具奏。又齊慎片。參常鎮道周頊。託詞不知何往。亦著查明具奏。各等因。欽此。維時粵匪因江甯夷務喫緊。即於七月初三日。馳赴

應援。一面派委四等侍衛咸齡、太倉州知州徐家槐、在丹陽一帶就近訪查訊辦。旋據該侍衛等訪查明確，並將常鎮道周頊、鎮江府知府祥麟、理事同知全興傳集研訊。取具供稟呈送前來。竊按款覆加確覈，如周頊原稟所稱，鎮江於初八日閉城，城上開放槍礮，擊殺平民，指為漢奸，每日約殺十餘人，頗有冤枉一節，據鎮江府知府祥麟供稱，前因夷船駛入京口，府城危急，經副都統海齡於六月初八日將城門關閉，督率弁兵登陴據守。適有身著黑衣、狀類夷服者三人，由城下經過。當經守城兵丁用火箭射倒一人，其二人即行逃去。城上並無施放槍礮，擊殺平民。至

該副都統在城內拏獲漢奸。均交理事同知全興訊供。分別辦理。並非一概誅殺等語。據全興供稱。旗營於閉門後。陸續摻獲漢奸一百餘名。均經該副都統於六月初十日。發交該同知訊問。內有一名。供係大佛庵僧人。令伊入城。探問兵數多寡。另有十二名。各帶軍器。跡涉可疑。其餘俱係平民。誤被拏獲。經該同知錄供。稟請副都統覆訊。該副都統飭令將十三人立即處斬。餘俱釋放。至十二三等日。每日拏獲漢奸。每起約二三名不等。經該同知訊明。均屬無辜。其住居城內者立予放歸。住居城外者即行緘出。統計前後所獲漢奸。除於初十日處斬十三名外。餘俱訊明。

省釋。委無每日約殺十餘人之事。又周頊原稟所稱。府庫銀兩。為都統所據。該府係其姍親。附和妄行一節。據該府祥麟供稱。府庫共存軍需銀五萬八千兩。旋於六月十二日。接准副都統照會。提取銀一萬兩。其四萬八千兩。仍存府庫。隨時支發。至該府胞妹。於本年二月。許字海齡次子為妻。尚未完娶。雖實係姍親。而公事公辦。從未附和妄行。惟據周頊續稟。該道於十一日。札提銀一萬兩。支發兵餉。當日並無回信。聞係副都統阻撓。迨經函託。始於十二日發銀五千兩。至該副都統性情偏執。如緊閉城門。妄拏撫辜。該府不能正言力阻。即同附和等各等語。該侍衛等以軍

需既由府庫支放。何以該副都統提取銀一萬兩。該府於接准照會。何以不稟督撫。徑行發給。至該道札提銀一萬兩。何以遲至次日。僅發一半。難保無阻撓附和情弊。詰訊祥麟。據供副都統提銀一萬兩。已於照會內聲明。係為開仗後。加給兵丁口糧之用。事竣自行專摺奏銷。該府因軍情緊急。若俟稟明督撫。再行發給。往返需時。恐眾兵迫不及待。轉滋藉口。是以一面發銀。一面開摺通稟。詎料未及發申。城已失陷。至該道提銀札內。本有或一萬或五千之文。是以於十一日奉札時。即派衛守備耿國榮。解送銀五千兩。又搭解丹徒縣請借兵差水腳銀二千兩。因是日時

已傍晚。該副都統未肯發給令箭。以致不能出城。至次日辰刻始行解交。該副都統並無阻撓情事。其城門啟閉。例由副都統主政。該副都統以夷船停泊江面。郡城戒嚴。閉門固守。雖百姓不能遷徙避兵。未免缺望。而事屬正辦。該府豈能力爭。至查拏漢奸。為守城第一要務。雖先後盤獲形跡可疑一百餘人。而處斬者實止十三人。此外均已訊明釋放。辦理尚非過當。又奉

旨飭查鎮江府理事同知全興。於城陷之日。潛藏民家。旋即逃出。鎮江府知府祥麟。投水遇救。各情節。訊據全興供稱。該同知於六月十四日。正在南門巡查。忽見火箭如雨。射入城。

中。北門礮聲不絕。夷匪無數。業已登城。兵皆潰散。該同知欲行回署。路遇夷匪衝突。顛蹶在地。旋被家丁扶救。暫避民舍。至十六日。隨同民眾出城。又據祥麟供稱。該府於城陷時。先至縣學。投入泮池。被百姓救起。送入學宮。該府復乘百姓散去後。潛在門楣上。用衣帶自縊。經門斗瞥見。喊同教諭阮師龍解救。適有家丁尋至。將其扶入民家。於十七日出城。至丹陽廟中調理。至二十一日。始漸平復等語。傳訊教諭阮師龍。所供解救祥麟自縊及目覩該府衣服淋漓各情。歷歷如繪。又參贊大臣齊慎。片參常鎮道周頊。託詞不知何往一節。訊據周頊稟稱。該道於參贊到京口

時。僅止謁見一次。嗣即在都天廟辦理糧臺及地方公事。並未他往。且都天廟距參贊行營密邇。大眾往來。有目共覩。該道何能託詞逃避。至參贊帶來擡礮。先經丹徒縣雇夫運送安設。嗣據把總宋廣善以擡礮每桿用長夫四名。每名日支銀一錢二分。具文請領。因查江蘇軍需案內。並無此項章程。詢問浙江委員。亦未支過此款。是以未敢擅發。其兵丁口糧。向發折色。自六月初八日。夷船駛集。鋪戶閉歇。該道慮及兵食艱難。飭縣將城外倉米撥借應用。嗣因官兵並未請領。是以未經支給各等語。拏覆查常鎮道周瑒。隨同參贊大臣齊慎。辦理糧臺。訊係居住公所。並無

託詞逃避重情。其稟許各款。雖未盡實。均出有因。究由閉城後傳聞不一。探報未確所致。該道駐紮城外。與在城防守者。不無區別。惟究有地方之責。未便竟置之不議。恭查現奉

諭旨。飭令各督撫查明失守各員。業經嚴參。所有周頊一員。應請與城陷後兩次自盡。遇救得生之鎮江府知府祥麟。一併由該督撫彙同其餘失守各員。查明情罪輕重。分別參辦。理事同知全興潛匿民家。隨眾出城。雖現經查明。該同知係專理旗民交涉事件。並無地方之責。亦未便任其置身事外。應歸入查參失守各員案內。一併附參。

兩江總督牛鑑奏。本年六月。喫咭喇夷船抵省。先後調防湖北河南江西等省。及江甯旗營各兵。又本省外調防兵。共計七千六百數十名。所需薪水口糧。均分別照章支給。在案。茲仰荷

天恩。罷兵息民。

准令該夷通商。八月二十八日。夷船全數開行。城內外居民安堵。所有各路防兵。自應次第撤回。俾省供支而息勞勩。臣已札飭江甯鎮江揚州等府。轉飭各縣。雇備船隻來江。由近而近。先從北防兵為始。分起間日行走。以免兵數眾多。同時裁撤。致有擁擠滋擾之虞。其應給口糧銀兩。即於撤防

之日住支。仍令經過州縣發給行糧。并咨會經由各省一體札飭應付。期無延誤。至江甯將軍德珠布。派守城樓滿兵三千五百六十名。現已咨會該將軍撤回歸伍。停支加給口糧。又上年該將軍奏明。帶赴江甯防勦之青州滿兵。計留營一百名。教演技藝。閱時半。年有餘。其駐防各兵。練習當已精熟。現已咨明該將軍。與鎮江潰散來省之青州兵三百三十一名。一併撤回東省。以節浮糜。

江蘇巡撫程喬奏。竊臣前奉

諭旨。飭查鎮江等處失守情形。及文武各員下落。查夷船於六月初八日。駛至鎮江東馬頭。經旗兵擊退後。京口副都統海

齡即將城門關閉。搜查漢奸。居民籲求開城不允。頗形怨望。並該營官兵拏獲多人。發交理事同知全興訊供。該副都統即將帶有器械。及形跡可疑者。正法十三名。其中不無冤濫。該處旗民雜處。頗多睚眦小忿。難保無挾嫌妄指別情。嗣夷船逼近京江。兵丁登城守禦。夜間施放礮礮。間有誤傷城外平民。該副都統並無被民圍住。縱兵開礮之事。十四日。夷匪登岸。直抵城垣。先用大礮轟擊。又將雲梯越進北門。我兵紛紛潰散。該副都統從城上回至署中。即與其妻及次孫自縊。彼時各處起火。衙署旋被焚燒。屍身僅存骨殖。實非被民戕害。亦非該副都統激成內變。以致

該夷匪乘勢入城。惟鎮江被夷匪蹂躪情形。較諸上寶尤為慘酷。且資財盡為夷有。皆由城門久閉。遂至內外隔絕。眾怨沸騰。該副都統率家屬殉難。原情不無可矜。而罔恤民艱。辦理實形乖謬。又常鎮道周頊。並管關務。近年因奉旨督查稅課。歷任皆駐紮揚關。鎮城道署已多傾圮。該道先經督臣牛鑑飭赴江陰。籌辦火攻器具。復往國山關雇備船隻。旋因大兵移駐京口。委辦糧臺。時鎮江城門不開。遂在城外總理局務。嗣鎮城失陷。即隨同參贊齊慎等。將糧臺移至丹陽。以便隨時支應。鎮江府知府祥麟。隨同該副都統守城。雖城外大兵雲集。全不遇問。其府庫存貯軍需銀兩。

原備官兵支發薪糧。該府以城閉為詞。延不解局。而該副都統提銀一萬兩。則又任其取攜。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在城外辦理兵差。不克進城。該府轉以該令不知下落。冒昧通稟。殊屬昏憤糊塗。據稱郡城失陷時。兩次捐賑。遇救得生。即使屬實。亦係職分當然之事。未足以蓋前愆。理事同知全興。職本閒曹。力難抵禦。於城陷後。避匿民家。丹徒縣知縣錢燕桂。先經出城。照料兵差。後奉督臣諭令。幫辦軍需。屢被旗營官兵阻隔。不得進城。以致夷匪撞開監門。將監犯二十七名。全行放出。該縣與典史徐人驥。均未能嬰城固守。咎亦難辭。至鎮江城守營參將陳慶祥。先期委赴

江陰扼要防堵。續奉督臣札調。於十三日回鎮。已在該副都統閉城之後。即在城外守禦。旋亦退守丹陽。其餘文武佐雜員弁。或幫辦總局事宜。本在城外。或因兵力不敵。潛匿城中。數日後始行改裝出走。此鎮江失守。文武各員存亡之實情也。至寶山未經失守之先。已故徐州鎮王志元派在小沙背分防。距吳淞十二里。寶山三里。現據署江甯布政使黃恩彤。在江甯防所。就近摘傳守備周煥章。兵丁劉天成等詰詢。據稱五月初八日。聞吳淞礮聲不絕。該鎮帶領親隨兵三十名。前往應援。於午刻折回。向該弁兵等告稱。西礮臺業已失守。提督陣亡。寶山被陷。小沙背地僻兵

軍守亦無益。即指揮眾兵。分隊而退。該鎮由羊杭羅店一路退至嘉定。查點兵弁七百餘名。一律齊全。即蒙調赴蘇州寶帶橋防堵各等語。臣查上海總局所發徐州官兵口糧。數目相符。局中現有花名冊籍可稽。斷難捏報。至每兵扣錢四文一節。訊據該弁兵等。俱稱該營應領口糧。按十日一次赴局關領。均係弁目帶同兵丁。按照時價易錢散放。其錢鋪定價原單。攜回呈送該鎮查閱後。發給眾兵閱看。以昭公允。委無剋扣情弊。王鎮業已病故。果有其事。何肯不吐實情。是該鎮之無侵剋冒支。似尚可信。惟徐州兵素稱桀驁。到處滋生事端。該鎮約束本不甚嚴。又不能固

結兵心。以致兵不為用。該兵丁強悍性成。民間屢次受其
擾害。是以怨讟叢生。至寶山縣知縣周恭受。先本在城守
禦。因夷船停泊。日聚日多。城內居民。遭徙一空。四鄉又多
土匪搶掠。該縣親帶鄉勇。在月浦設防。恐被匪徒竄入。嗣
聞夷匪登岸。即趕進城。倉卒墜馬受傷。經鄉民救至嘉定
交界之羅店調醫。轉行委員代理。候補知縣周沐潤。係督
臣隨營差委之員。並非幫辦寶山縣事。督臣退至嘉定。該
令亦即偕往。周恭壽實未同行。蘇松太道巫宜樸。因寶山
失守。上海一水可通。陸路亦易於攻擊。恐局中冊檔散失。
庫貯轉資盜糧。遂於初九日。將所存餉銀。及總局文卷。督

飭局員移赴松江。並以郡城兵力太單。與該署守籌商添撥。十一日折回上海。已被逆夷攻陷城池。沿途招集潰兵。仍至松江固守。上海縣劉光斗。因聞寶山已失。民人奔逃縣境。於初八日夜間。出城彈壓巡防。忽聞夷船已到東溝。該縣復乘舟前往查探。與守備王嘉謨。在城外商量防守之法。延至次日。並未進城。百姓以縣官先走。遂糾眾拆毀衙門。將監犯全行開放。年表云嘉謨走者十人該典史楊慶恩。於夷匪入城後。力難抵禦。旋即抱憤投江。該縣於初十日早進城。即被百姓圍住。擁至封遊擊署中。肆行挾制。經封遊擊再三開導。該縣轉為安撫居民之計。自書手諭。勸令店鋪照舊開張。百

姓始行散去。十一日夷匪進城滋事。兵勇均經逃散。土匪乘機竊發。該縣復又避至松江。署提右營遊擊封耀祖自夷船駛入黃浦。即在上海城廂內外嚴密巡查。因夷匪人多。槍礮又極猛烈。勢不能支。以致縣城失陷。惟當縣令劉光斗被圍。該遊擊聞知回署。百姓俱呼為好官。彼時縱有欲刺該遊擊之人。亦斷不敢動手。現已傳詢該遊擊。實無其事。如果有人行刺。正可及時伸訴。何肯代為隱瞞。臣查有揚州參將繼倫。前經督臣調赴上海。總理營務事宜。督臣前赴寶山。令其防守滬城。乃一聞吳淞失守。輒以收集潰兵為詞。遠赴七十里外泗涇地方駐紮。及知夷匪未來。

上海旋即折回。途次幾被民人戕害。及舟抵上海。咸以其
首先逃避。爭欲得而甘心。是以該參將不敢再行進城。恐
為土匪所刺。又提標右營守備王嘉謨。於夷匪未至之時。
間亦先行他往。此外文武教佐。或先期奉差公出。或避匿
未能出城。事後始行退守。此上海寶山兩處文武各官存
亡之實情也。

諭內閣。前據耆英等奏。海齡殉難屬實。有旨仍照都統例賜卹。並
將部議卹典。照議辦理。本日復據耆英等奏。尋獲海齡及伊妻
伊孫屍骸。並京口副都統印信。又查明道員稟揭各款。並京口
打仗陣亡受傷官兵各一摺。原任京口副都統海齡。於鎮江城

陷時。自縊殉難。前據耆英等訊取旗員確供。並閩營押結。復據該城紳士等。眾口一詞。其為臨難捐軀。已無疑義。茲復尋獲屍骸。眼同伊子宜琛。奉檢明認領。並獲海齡原著葛紗袍襟及伊妻所帶玉環。確鑿有據。且搜獲漢奸。亦祇十三人。其餘訊係平民。均經釋放。是周瑣原稟各款。係屬得自傳聞。而海齡見危授命。大節無虧。允宜特為宣布。以息浮言。前有旨准照部議。入祀京師昭忠祠。並於該地方建立專祠。所有隨同殉難之伊妻伊孫。俱著附祀專祠。海齡靈柩。著耆英等派員護送回旗。至曉騎校祥雲。先將副都統印信。投入井中。旋亦投水自盡。其父馬甲長松業已陣亡。其妻鄔琅罕濟勒們氏。慮遭污辱。先將二女刺

死。復自戕盡節。伊母卜氏。懷抱伊幼子廷耀。投塘遇救。不知下落等情。閩門殉難。忠節兼全。可嘉可憫。祥雲前已有旨附祀海齡祠內。伊父馬甲長裕。除歸入陣亡兵丁案內。照例賜卹外。著與祥雲妻女。一併附祀。以慰忠貞。其母卜氏。其子廷耀。仍著耆英等確切訪查。務得實在下落。無任流離失所。常鎮道周頊所稟失實。著與該處城陷後。未經殉難文武各員。一併查明。再行嚴叅。

又

諭。吳必瀄著調補乍浦副都統。未到任以前。仍著伊里布署理。所遺京口副都統員缺。著齊琅阿補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宣示副都統海齡。及驍騎校祥雲。殉節實情。並將各處受傷陣亡官兵。分別卹賞矣。所有京口逃散兵丁男婦。有在江甯丹陽常州一帶者。著即飭令仍歸原處駐防。京口副都統。本日已另簡齊琅阿補授矣。至京口捐軀旗婦。均係節烈可嘉。著德珠布確切查明。一併咨部旌獎。其常鎮道周頊。鎮江府知府祥麟。並理事同知全興。均係失守官員。城陷後不能殉節。所稱投水遇救。暫避民舍等情。均難憑信。本日又據程肅奏。鎮江等處失守情形。覈與耆英所奏。大略相同。惟鎮江失守後。文武各員存亡實情。與耆英所奏。間有不符。又上海寶山二城失守各員。及參將繼倫。首先逃逸。守備王嘉

謀。先行他往等語。均係耆英摺內所未詳敘。並恐此外在防文武。聞變脫逃者。亦不止此數人。著將程耆采原摺。鈔給耆英閱看。即著該大臣一併確查情節。分別嚴叅。毋任稍有朦飾。其夷船送還兵丁。共有若干名。並各處打仗不知下落官兵。及受傷限內身死兵丁。均著查明。分別奏咨。照例覈辦。毋違。毋濫。

楊威將軍奕經奏。竊。於七月二十四。遵

旨。自嘉興地方。密撥兵勇赴蘇。等語。隨後督催前進。二十八日。行抵無錫縣。即統帶兵勇。暫駐無錫地方。聽候信息。並密函致欽差大臣耆英等。如夷船恭順。船隻退出大江。即行飛達知會。一面飭知沿江各路。隨時稟報在案。嗣於八月二十四日。由

耆英等將兩次具奏底稿條款咨送來營。聲稱均已奉

旨允准等因。並咨會粵將從前所獲夷俘及被脅漢奸分別送還釋放。業已行文參贊大臣持依順文蔚浙江巡撫劉韻珂妥速辦理。應俟咨覆到日再行具奏。復據丹徒江陰等縣連日稟報自八月初十日以後每日均有夷船向東開駛。其占據甘露寺北固山黑白各夷亦俱歸船鎮江府城。業由江蘇巡撫派員收復瓜鎮兩口。並無夷人攔阻商旅。船隻均可照常行走等情。茲於九月初一日據

欽差大臣耆英等飛咨自八月初十日以來該夷兵船陸續退駛。僅賸十三隻。於八月二十八日全行退駛。一俟全幫入海。

江面肅清。再行飛咨等因前來。伏查竊前奉

諭旨。統帶兵勇。赴蘇駐紮。原恐夷情狡詐。豫備就近防剿。現在大江夷船。業已全數開駛。自係該夷等仰戴

天恩。倍形恭順。想不日即可全幫入海。所有各路調集招募兵勇。似應漸議裁撤。以節經費。惟現尚未據咨報退出江口。究須豫為防範。竊擬俟該夷船隻全行入海。江面肅清。無須豫備防剿。即就近會同參贊大臣齊慎。將竊統帶河南。四川。山西。陝甘等處征兵二千名。河北勇壯五百八十餘名。暨齊慎統帶河南。四川。陝甘。廣西。江西官兵四千一百餘名。一併分別裁撤。其前派赴江南署提督尤勳所帶河南

陝甘兵二千名。現駐松江。九江鎮李銓。所需江西兵一千名。現駐江甯。前據兩江總督牛鑑咨稱。映夷就撫。船隻退出。所有調防外省本省官兵。其中應撤應留。尚須酌量情形。分別辦理等因。是此項官兵。即可由該督酌量裁辦。至浙省由各委員分募本地鄉勇。現已行文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先行陸續裁撤。其分駐杭州紹興等處大隊兵勇。及委員鄭鼎臣所募船勇。應請俟浙省咨報。招寶山夷船退出。等再與特依順。文蔚將應如何裁撤之處。斟酌辦理。俾歸簡易。再據署嘉興府知府楊鶴書稟報。八月二十六日。前泊乍洋夷船一隻。已向東南開去。合併聲明。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奏長江夷船全行開駛。擬將在蘇兵勇分別裁撤一摺。喫夷已經就撫。船隻全數開駛。不日即可入海。所有各路調集招募兵勇。自應漸議裁撤。以節經費。著該將軍將所帶河南。西川。山西。陝甘等處征兵二千名。河北壯勇五百八十餘名。暨齊慎所帶河南。西川。陝甘。廣西。江西官兵四千一百餘名。一併分別裁撤。其現駐松江。及現駐江甯之河南等兵。應如何酌量情形。分別撤留。著咨會兩江總督牛鑑覈辦。至浙省分募本地鄉勇。及分駐杭州等處大隊兵勇。並委員所募船勇。現擬陸續裁撤。此項招募鄉勇。應如何次第遣散。散後作何安置。既不至聚而滋事。亦不至窮而無歸。著該將軍等詳細熟商。會

籌妥辦。至從前所獲夷俘。自應全數釋還。其所獲被脅漢奸。雖未便概予駢誅。惟不詳加查察。一概釋放。難保日後不故智復萌。別生後患。其應如何分別遞籍。嚴加管束。及設法豫防之處。亦著該將軍等斟酌妥協。慎密辦理。

乙卯。

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吉林黑龍江官兵。均已撤回。除佐領以下官兵。業經給賞外。其職分較大各員。亦應一體賞賚。著禧恩即照上次賞給三盟之例。每副都統一員。賞大卷八絲緞二匹。協領等官。各賞小卷五絲緞一件。均於盛京內務府庫內頒給。如庫貯不敷支放。即以別項紬匹抵給。並著該將軍即一面頒賞具

奏。

丙辰。

諭內閣。此次天津防所病故之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兵丁。著照八旗出征兵丁病故之例。減半議卹。其山西陝西兩省。及直隸省綠營各路兵丁。並吉林黑龍江察哈爾官兵所帶跟役餘丁。在防病故。著直隸總督覈實查明。按名酌給銀兩。官為收埋。事竣報部覈銷。

己未。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暎夷未幫船隻。於前月二十八日。起碇開江。飭委鹽法道積喇

明阿。浙江參將尚安泰護送出江。當經會摺具奏在案。茲據積喇明阿等稟報。大幫夷船於九月初三日。全數出江入海。並據沿江各州縣稟報。夷船八十五隻。均已陸續出江。惟佛郎西船一隻。其船較大。且無火輪船帶領。是以初八日始行駛出。驚鼻齊亦出江入海等情。呈報前來。伏查。噶夷犯順已歷三年。此次入據長江。為我心腹之患。七月初五日。該夷船全幫駛至江甯。排列江干。計圖一逞。經臣伊里布。臣牛鑑。委令張喜。及武舉張攀龍等。冒險赴船。再三與之陳說。省城大局。得免決裂。迨初六日。臣耆英由丹陽馳至。復飭令佐領塔芬布。張喜。陳志剛等。出城設法。羈

索。漸期就緒。詎該夷於初八日。忽聞訛傳。又行中變。隨復
換掛紅旗。聲言初九日即欲開仗。復經臣等飭委四等侍
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彤。面見該夷。剴切招
撫。始得鴉音來華。通市輸忱。當此兩番危險之時。事已在
於呼吸。幸蒙

訓示招撫事宜。期於必成。臣等遵循辦理。大局始定。現大幫夷船
業經出江入海。暫泊吳淞。行將遣散回國。皆由

皇上招撫懷遠。

文德誕敷。寬其既往之誅。卽以拯我生民之困。普天臣庶。感戴同
深。所有臣等節次面見該夷。與之要約各條。復蒙

指授機宜。速加籌議。該夷酋諸形馴順。就我範圍。察其通商之意。實出至誠。既經受撫以後。情詞亦極恭順。即如前此八月
初十日。恭值

萬壽聖節。該夷酋嘯嘯。又稱連涉重洋。仰慕

聖德。欽祝

奉天承運皇帝萬歲

福禧延洪。請臣等代陳恭賀之忱等語。其感服之誠。尚為可信。嗣

後各省撫馭得宜。斷不致肆鴟張。又形反覆。足可仰慰

宸廑。再查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形於七月

初八日。該夷復欲攻城。維時已近夜分。闔城驚懼。該侍衛
等帶同佐領塔芬布。及張喜等。乘夜出城。登船招撫。彼時

喫夷兵船。在草鞋峽一帶江面。遠近排列。恃其槍礮。方欲
盛氣相凌。而咸齡黃恩。形不動聲色。明白開導。折以大義。
示以無欺。卒能議定通商。罷兵息戰。此後籌商條約。屢至
夷船。往來於風濤之中。折衝於兵戈之際。夷情得以帖服。
該侍衛等之力為多。惟咸齡曾任二品大員。黃恩形現係
三品大員。渥荷

生成。均不敢仰邀

甄敘。而臣等收其指臂之助。實未敢壅於上

聞。此外在事奮勉文武員弁等。可否容臣等擇其尤為出力者。分

別奏懇

恩獎。伏候

聖裁。

耆英。伊里布。牛鑑。又奏。臣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八月二十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夷情已就馴伏。一摺。覽奏均悉。惟所稱該夷通商。嗣後若有欠項。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著追一節。斷不可行。至佛郎西夷目巴日一船。尚在江面停泊。著該大臣等密諭該夷。勸令起碇回國。所稱該夷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一節。亦應詳細寫明等因。欽此。伏查內地民人。與該夷交涉獄訟。業經議明。各自訊明辦理。欠債即獄訟之一端。似難剔出。

另議。況民人良莠不一。良民之拖欠。或實由虧本失利所致。若莠民既知官不經理。必致逞其貪利。陰為欠詐。久之欠債既多。夷人索討不遂。又不能經官理論。勢必持有領事夷官。任意追呼。民不能堪。而條約在前。內地官員。轉難過問。此中甚有關係。更恐此等莠民。飽則颺去。彼時夷人索討無著。亦必瀆官查緝。若任其逃脫無獲。該夷得所藉口。易啟事端。臣等再四熟商。是以前次照會該夷。祇准官為追欠。不能官為償還。而該夷覆文。亦以交易聽便。利害由其自取。以後遇有欠項。斷不求官代還。業經遵照在案。容俟臣耆英等抵粵時。與之再行商榷。並求結實。以便永

達奉行。免致藉口啟釁。至佛郎西夷日巴日一船。已據委員稟報。與暎咭喇夷船先後出江。臣等訪聞佛郎西來粵貿易貨船。每年不過二三隻。為數甚少。與中國毫無罅隙。不至別滋事端。至其來意若何。屢向夷目嗎哩遜等探問。總稱不過察看此事如何完結。並無別情。臣耆英等到粵時。仍行確探有無別情。再行具奏。至暎夷船隻止准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一節。臣等與照會該夷文內。本已指明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欽奉

諭旨。飭令詳細寫明。以見此外非該夷所應到之處。茲已據暎夷文稱。除五港口外。中國沿海一帶。不准暎船駛往。僅有私

行駛往者。中國官員。即當以所載貨物入官。喫官亦無異詞。等語。揣測夷情。若惟恐中國不信。故自願罰貨入官。以示其決不他往之誠。情詞極為切實。臣等仍當申明要約。毋許稍涉朦混。以仰副我

皇上思患豫防之至意。

耆英又奏。再前奉

諭旨。耆英著仍帶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廣州將軍之任等因。欽此。耆遵即由嘉興啟程。行抵西安縣地方。接奉

諭旨。復令耆折回杭州。嗣由杭州抵蘇。七月初六日。又復馳赴江甯。籌辦一切事宜。現在夷船退出。長江肅清。前與夷酋嘆

噍咭面議。所有稅餉一切事宜。俟十月內到粵。再行妥議。現在夷船均已入海。陸續駛抵粵東。粵自當起身前赴廣州。籌辦稅餉事宜。查前經欽奉

諭旨。著粵督攜帶

欽差大臣關防。馳驛前赴廣州。令粵督赴粵。未敢擅便。相應請旨遵行。

耆英伊里布又奏。伏查該夷以通商為性命。百餘年來。粵東開關收稅。一切洋行通事書役人等。大抵例外苛索。暗事誅求。該夷此次屢以深受洋行股削為言。以後自願投商交易。不肯再由商行之手。故其稱兵滋擾。分索馬頭。雖

送憲由於此日之釐端。而積怨生於累年之招克。等廣為諮訪。體察情形。欲鑒既往而杜將來。至五處馬頭通商事宜。自應會同各該省督撫。妥為籌辦。以期永久安堵。誠如

聖訓。必須於勉從下策之中。力求弭患未然之計。今等再四熟商。擬俟此次奉到

諭旨之後。即束裝馳赴廣東。先將廣州通商事宜。會同兩廣督臣籌議妥協。其餘各省。再行次第辦理。請

旨遵行。查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布政使。按察使黃恩彤。兩月以來。駕馭夷酋。動中竅要。該夷極為信服。等已另摺奏蒙

天聽。此時前赴廣東。多有與該夷面商之處。必須成齡。黃恩彤始
終其事。方可得免差池。刻下新任江甯布政使王庭蘭業
經到省。黃恩彤即須交卸。合無仰懇

天恩。俯念夷務緊要。暫令黃恩彤緩赴江蘇臬司新任。即與成齡
隨同等前赴粵東。辦理一切。俾得駕輕就熟。指臂收助。
耆英。伊里布。又奏。再廣東香港地方。已准令奕夷樓止。惟
該處尚有民戶。難保不無滋事犯案者。除罪名較重。解交
新安縣照例審詳外。其有酗酒賭博。鼠竊剪綰。犯笞杖罪
名者。應就近解交尖沙背巡檢審理。以期久安。相應奏明。
俟奉到

諭旨後。即咨明廣東督臣撫臣。欽遵辦理。伏查應兌該夷洋銀六百萬圓。江甯揚州已交五百五十萬圓。上海尚有捐輸洋銀五十萬圓。令該夷船隻。須在吳淞停泊守候。此項一俟兌給。即行分幫回國。至明年六月。應兌洋銀三百萬圓。前經臣等奏明。先由廣東商欠。催令兌交。總之商欠多。追即可少籌經費。相應奏明。由臣等飛咨兩廣督臣粵海關監督嚴催各商。將所欠暎夷銀兩。務於明年五月內湊齊。以期無誤。六月交兌。

諭內閣。暎夷滋擾沿海省分。已及年餘。牛鑑身任封疆。早已知悉。自升授兩江總督以來。宜何如加意防維。捍衛疆圉。乃屢經朕

飭諭小心防範。不可稍涉大意。該督一味自恃。祇知嚴防吳淞海口。迨夷船駛入。又不能守。以致該夷直犯長江。進逼江甯省垣。是數月工夫。毫無準備。糜餉勞師。令人怨恨。現在喫夷業經就撫。船隻全數出江入海。朕軫念黎民塗炭。不得不曲意勉從。耆英等所請。准令喫夷通商。俾吾民樂業安居。免罹鋒鏑。而追維前事。咎有攸歸。牛鑑以一品大員。封圻重寄。辜恩溺職。有傷國體。若不嚴加懲辦。何以昭國法而勵官常。牛鑑著即革職。拏問。由耆英派員解交刑部治罪。程高采亦有守土之責。究因防護蘇州省城。未經帶兵督戰。與牛鑑有間。德珠布於鎮江失守。亦有防堵不力之咎。均著交該部分別嚴加議處。

又

諭。兩江總督著耆英補授。伊里布著作為欽差大臣。補授廣州將軍。迅即馳驛前赴新任。無庸來京請訓。耆英所帶欽差大臣關防。著交伊里布祇領。江蘇按察使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准伊里布帶往廣東。辦理事件。耆英所帶盛京佐領兵丁。及杭州防禦兵丁等。即飭各回本處。伊里布所署浙江乍浦副都統。著特依順派員暫行署理。

又

諭。奕山著來京供職。所有隨帶人員。俱著回京當差。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夷船全數出江入海。並遵旨查覆。及請

赴粵東會辦稅餉各一摺。覽奏均悉。本日已明降諭旨。將牛鑑革職。拏問。兩江總督著耆英補授。伊里布作為欽差大臣。補授廣州將軍。馳驛速赴新任矣。伊里布接奉此旨。著即帶同江蘇臬司黃恩彤。四等侍衛咸齡。迅即起程赴粵。辦理稅餉事宜。該夷既稱除五港口外。僅有船隻駛往。即以貨物入官。情詞尚為切實。其嗣後商欠。亦不求官為代還一層。俟伊里布到粵時。再與要約結實。免致日後藉口啟釁。佛郎西船已與暎夷船隻先後出江。似不致別生事端。亦著伊里布再加確探。有無別情。另行具奏。所有廣東省來年應付暎夷洋銀三百萬圓。已諭令該督暨粵海關監督嚴追商欠。無誤交收。其香港民戶犯事。應行

分別審理之處。亦照耆英等所議。諭知該督等矣。現在夷船雖已入海。尚未全行南駛。耆英已授兩江總督。所有上海等處應辦事宜。著次第妥辦。至此次議定通商。罷兵息戰。在事出力之黃恩彤。咸齡。及各文武員弁等。必應量予恩施。以昭獎勵。惟此次夷船尚未回粵。遽爾加恩。與體制甚有關礙。著俟廣東辦理通商大局就緒後。再行奏請。耆英所帶杭州盛京官兵兵丁。著即飭令各回本處。所有辦理餉稅。及一切通商事宜。著耆英通盤籌畫。與伊里布詳細商酌。務臻妥善。以便伊里布到粵後。迅款議定。俾得日久相安。無滋流弊。

又

諭。據耆英等奏。香港地方。民戶滋事犯案。請分別解交知縣巡檢審辦。著照所議。咨明該督撫遵辦。至明年六月。應兌交暎夷洋銀三百萬圓。著該督等嚴催各商。將所欠該夷銀兩。務於明年五月內備齊。無誤六月交兌之期。總之多追商欠。即可少籌經費。當此制用孔急之時。諒該督等必能仰體朕意也。再本日已明降諭旨。令奕山來京供職。其所管帶之兵丁練勇等。著交該督會同提督。分別應撤應留。奏明辦理。將此諭知祁頊。梁寶堂。並傳諭文豐知之。

庚申。

諭內閣。暎夷滋擾各省。防堵官弁兵丁。盡心職守。皆分內所應為。

之事。惟天津為畿輔重地。與他省不同。兩年以來。該督及提督督率文武員弁。籌辦防堵事宜。認真講求。該處五方雜處。良莠混淆。現在地方靜謐。巡察尤形周密。允宜特沛恩施。以旌勞動。訥爾經額。胡超。陳金綬。石生玉。向榮。喜祿。陸建瀛。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周悅勝到防日淺。著交部議敘。訥爾經額著賞加太子太保銜。陸建瀛著賞加按察使銜。胡超。陳金綬著各賞大綬四匹。周悅勝。石生玉。向榮。喜祿著各賞大綬二匹。具在事。文武各員弁著訥爾經額擇其尤為出力者。覈實保奏。候朕施恩。毋稍冒濫。

癸亥。參贊大臣文蔚奏。逆夷自上年八月。占據鎮城。至本

年四月初間。率領夷眾。搬至距城三里之招寶山上。搭蓬住宿。茲據各委員稟報。該夷連日搬運器械什物。全行落船。夷目夷兵。均於初七日申刻坐舟。至初八日卯刻。將夷船二隻開向定海洋面而去。現在鎮邑並無夷人存留。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朕夷就撫。江面肅清。浙江招寶山夷船。亦已退出。齊慎著即回四川提督之任。所有奕經等前調各省官兵。目應撤令歸伍。以省勞役。而節糜費。著該將軍等。即將各路官兵。分別道里遠近。陸續撤歸原省。仍嚴飭管帶各員。沿途妥速行走。毋許滋擾。奕經。文蔚。俟各兵將次撤竣。即行來京供職。隨帶文

武各員著一併分別飭回。

乙丑。

諭內閣。奕奕現已就撫。一切通商章程。善後事宜。在在均關緊要。著英現授兩江總督。所有江蘇省通商善後諸務。著會同程爾米。尤渤。籌議辦理。其江北一帶善後。並著該督等會同李湘榮。籌辦。至浙江。福建二省。雖非該督統轄之區。惟事關經久。法宜畫一。即有因地制宜之處。亦必會商妥議。俾夷商有所遵守。辦理不致兩歧。所有浙江省通商善後各事。亦著耆英會同劉韻珂。段永福。一併妥議。其福建善後事宜。著怡良。劉鴻翱。寶振。彭普。陀保。悉心籌辦。至該省通商章程。仍著怡良等咨商耆英妥

為定議。現在夷務甫定。該督等務須因時因地。謀及久遠。總期夷民相安。盡善無弊。切不可將就目前。致貽後患。至兩江總督。本有兼轄河防之責。耆英事務較繁。所有南河修築事宜。暫且毋庸兼管。俟各省會商事件。辦理完竣。再行照常兼管。

楊威將軍奕經。參贊大臣齊慎奏。竊等接據

欽差大臣耆英等咨會。暎夷全幫。於九月初三日。均已出江入海。惟佛郎西國一船。於九月初八日。甫行駛出。現在長江肅清等語。等當即將各路兵勇數目查清。酌擬章程。辦理凱撤。即於是日。鎮海探報。招寶山夷船。亦退回定海。惟鎮邑雖無夷人。而定海現泊夷船六十二隻。所有駐浙征兵。

是否即時全行撤退。等現復行知特依順。文蔚暨江浙督撫就近酌辦。以歸簡易。其等帶赴江南丹陽無錫之河南官兵八百名。山西官兵二百名。江西官兵八百名。陝甘官兵一千七百名。四川官兵一千三百名。廣西官兵一千名。並帶兵各員弁兵共六千餘員名。現在江面肅清。無須久駐。經等商定。一面先將各勇壯遣散離營。一面即按各官兵水陸程途遠近。一律分起陸續凱撤。以昭節省而恤兵力。再查官兵凱撤沿途例有支應。自無庸再行酌賞。惟各省官兵自上年調赴浙江。將及一載。江浙地方一切食用物件。均屬昂貴。每日口糧僅敷用度。並無贏餘。現在

凱撤回營。天寒路遠。據各營帶兵官。呈請援照從前軍營
辦遇成案。借支俸餉。添補衣履。等語。查係實在情形。當經
酌准。並分別願否支借。札飭糧臺借支。先行報部存案。並
行知各省。統俟回營之日。照例分年按名坐扣。歸還正款。
以示體恤。至勇壯一項。皆係上年由各委員雇募到營。並
有委員及本省官紳捐資雇備者。統計二萬餘名。自本年
二月以後。因人數較多。不免糜費。即經陸續裁撤。截至八
月底止。尚存河北。河南。及由各餘丁募充勇壯者。約三千
餘名。四品頂帶候補批驗大使鄭鼎臣。統帶水勇。止存二
千餘名。刻下喫夷就撫。亦應全行撤散。查鄭鼎臣所募水

勇。即係定鎮各縣居民。遣散較易。等業已知照參贊大臣。特依順文蔚轉飭該委員就近妥為撤散。至河北河南陝甘四川各處勇壯。均距原籍較遠。從前各城接仗時。亦頗奮勇出力。此時既經遣散。沿途並無口糧。未便令其旅食乏資。或致滋生事端。現據浙江軍需總局覈議。此項勇壯。自離營之日起。每名酌給半月口糧。並按站發給制錢一百文。俾資旅費。等因。現札飭帶勇各員。將從前領過軍火器械一概收繳。送交糧臺存貯。除河南陝甘四川由餘丁募充勇壯者。飭令歸回原營。即隨同官兵行走。其餘各勇壯。自九月十四日起。均令每日分起行走。無論大小委員。

及原帶勇官一員。隨後督催前進。無任逗留滋事。

諭軍機大臣等。奕經等奏江浙夷船退出。請將各路兵勇酌撤一摺。現在喫夷就撫。江面肅清。所有奕經等帶赴江南丹陽無錫之河南等省各弁兵六千餘員名。即著分起陸續撤回。該弁兵所請借支俸餉。添補衣履之處。即著照議札飭糧臺。准其借支。仍報部存案。並行知各省。統俟回營之日。照例分年坐扣歸款。至遣散壯勇內。有距原籍較遠者。即著自離營之日起。每名酌給半月口糧。並按站發給制錢一百文。俾資旅費。所有領過軍火器械。一概收繳。其由餘丁募充者。著隨同各該省官兵行走。仍歸原營。餘著按日分起行走。並飭令委員及原帶官隨後督

催前進。務期約束嚴明。無任逗留滋事。

參贊大臣署杭州將軍特依順。浙江巡撫劉韻珂奏。竊倭夷於本年三月間。將在甯波城外停泊船隻。全數退去。鎮海縣夷船亦多開駛。惟招寶山下。仍泊船二隻。山上屯紮夷匪數百名。日久未退。業經歷次奏明在案。至七月間。倭夷在江省受撫。臣劉韻珂接據甯紹台道鹿澤長。自江甯來稟。稱夷酋約俟江省將銀兩交給之後。即當知會駐守招寶山夷目。率眾開船。退還地土。惟該夷在山上堆貯器物甚多。臨行之時。需夫搬運。若由在山夷目自行雇覓。恐致驚擾閭閻。囑由該道轉飭地方官代為雇給。該道已飭

該府縣遵照辦理等情。嗣

欽差大臣耆英等。因夷務已定。遣令該道鹿澤長。暨石浦同知舒恭愛。先行回浙。該道等前赴甯郡。路過省垣。臣等復諭令相度情形。飭催招寶山夷目。迅速退出。茲於九月初九日。接准耆英等來咨。夷酋噶嘯嘯。已擬率領兵船回國。所有鎮海一邑。即令鹿澤長等。前往收復等因。十一日。復據鹿澤長等稟報。該道等於九月初六七等日。馳至鎮海。時委員龍澤濬等。已為該夷代雇夫役二百餘名。連日上山。將器械什物。代為搬運下船。初七日。夷目即率眾下船。初八日卯刻。將船二隻起碇開行。現在鎮海洋面。並無夷船等

情前來。臣等查該夷自上年八月竊據鎮海縣城。至本年三月。復自城內移據招寶山。迄今一載有餘。始行退去。城鄉各處。備遭蹂躪。土匪又乘機竊發。搶掠滋擾。城垣衙署。礮臺等項。悉皆毀壞。凡縣屬居民。除先行遷徙外。其不能自拔者。不啻居湯火之中。且城垣衙署礮臺等項。尤關緊要。今夷船已退。亟應招集流散。安撫難民。彈壓匪類。以蘇民困。其應修應建之工。皆應分別營繕。俾資保障。惟事務紛繁。勢難並舉。聞耆英將次來浙。除飭現署縣劉秀鈺。即赴縣任事。並令該道府等。督同該署縣。先將居民妥協安撫。並彈壓土匪外。其餘一切事宜。臣等隨時逐細籌商。歸入

善後案內次第辦理。至定海夷船。現據探報。共計六十餘隻。將來是否全退。俟查探明確。另容奏報。

諭軍機大臣等。特依順等奏。鎮海夷船退出。現飭妥為撫輯一摺。該夷據鎮海縣城。一載有餘。現在業已全退。亟應招集流散。安撫居民。彈壓土匪。著即照議。飭令道府等。督同該署縣。妥速趕辦。至城垣衙署礮臺等項。應修應建各工。亦著分別緩急。次第辦理。定海現泊夷船六十餘隻。是否即行開駛。仍著該將軍等。確探具奏。其善後通商事宜。本日已明降諭旨。交耆英會辦。著劉韻珂隨時咨商耆英。並會同段永福悉心熟籌。務臻妥善。

戊辰。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沿海各將軍。副都統。總督。巡撫。提鎮等。現在
喫夷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從前所設水師船
隻。幾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須因地制宜。量為變通。所有
戰船大小。廣狹。及船上所列槍礮器械。應增應減。無庸泥守舊
制。不拘何項名色。總以製造精良。臨時適用為貴。即如各口岸
所安大礮。及屯守兵丁。若令其終年在彼擺列駐紮。斷無此辦
法。必應設法妥籌。期於有濟。至臨敵之際。礮位兵丁。不可排列
前面。後路應如何層層接應。或旁抄夾擊。出奇設伏。方可制勝。
無論陸路水師。其兵丁應如何遴選技藝。勤加訓練。方臻純熟。
船上與岸上。施放槍礮。各有機宜。應如何分別講究。儻仍視為

一概相同。臨時安能得力。至江海要隘。如何布置。方可扼要固守。種種善後事宜。著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具奏。將此各諭令知之。

己巳。

欽差大臣耆英。署乍浦副都統伊里布。兩江總督牛鑑。奏。竊照夷酋嘯嘯喧等。前請議定和約。

賞加

御寶。經臣等恭奉

諭旨。該夷不以汝等印信為憑。而以御寶為信。雖屬可惡。尚不失尊重之意。向來頒給各國敕書。均用御寶。著准其鈐蓋。惟如何

齋呈鈐蓋之處。仍先行奏明。酌覈辦理。欽此。臣等因所議各條。均關緊要。一經頒給。

御寶。轉難更易。是以允俟請用後。齋赴廣東交給。查現在夷船業經全數退出長江。應即前赴廣東分幫回國。臣等謹按照尺寸。備具黃紙。敬求

賞用。仰懇隨摺

發下。以便原弁齋回。探明臣耆英。臣伊里布。行抵何處。即交臣等捧赴粵東。令該夷等將和約內應行添註之處。遵

旨詳細寫明。再將原奉

諭旨。俱著照所議辦理七字。敬謹節錄於黃紙之上。

御寶之前。冠列首頁。用昭信守。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定約請實用寶一摺。覽奏均悉。該夷船業經全數退出長江。擬前赴廣東分幫回國。朕因軫惜黎民。勉從下策。藉此戢兵。休養生息。前已准令該大臣便宜從事。現在夷民相安。自應俯允所請。於呈遞紙樣。如式用寶。該大臣祇領後。即要慎辦理。不厭精詳。永杜後患。此事所關匪細。切不可將就目前草率了事。致令該夷他日有所藉口挾制。約內添註各條。尤須斟酌盡善。為一勞永逸之計。所有條約及添註之處。均著另繕具奏。

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奏。八月

初六初七等日。有暎夷九號十二號火輪船各一隻回粵。傳說在江甯停泊夷船。有業經議撫之信。詢悉該船係於七月二十五日自江甯開行。不過十一二日即抵粵洋。正在查訪間。臣祁墳等。遙接

欽差大臣耆英等來咨。以暎夷業經議撫。所有被虜夷人。及被誘漢民一體懇

恩釋放二款。欽奉

諭旨。俱著准其所請等因。欽此。欽遵。咨照前來。始知議撫之說。確可憑信。該九號十二號火輪船二隻。即於八月初九日駛回本國。其八月內由該國新到夷船。計裝兵船三桅大巡

船及十八號火輪船各一隻。均停泊尖沙嘴。又有十三號火輪船一隻。小巡船一隻。中巡船一隻。亦於八月二十。及二十六。二十九等日。由江南先後回粵。其十四號。十六號。火輪船二隻。並十二號火輪船一隻。即於八月初四。十二。二十四等日。先後駛出老萬山。前赴江浙一帶。其在外洋瞭望。由西南駛往東北。外洋夷船計二隻。由東北駛回西南。外洋夷船計八隻。現在香港尖沙嘴洋面。尚泊有該夷各項船一十一隻。三板船五隻。另有該夷巡船。裝兵船。共十一隻。分泊於九洲。潭仔內。零丁。三角各洋面。察看情形。尚為安靜。等。等伏思江南既經議撫。從此即可息兵。惟該

夷大幫船隻。尚未全數駛回本國。等先將水陸壯勇酌量裁去四千五百餘名。以節糜費。俟隨後接得江南來信。如果夷情大定。再體察情形。即將防兵征兵盡撤。並將壯勇逐加裁汰。挑選尤為精壯者。酌留三四千人。分駐礮臺防守。以便陸續收入行伍。俾得食糧自效。可冀悉成勁旅。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查明夷船來往情形。並酌裁壯勇一摺。覽奏均悉。現在喫夷業已就撫。著祁墳。梁寶常。體察情形。即將防兵征兵盡撤。並將壯勇逐加裁汰。所有的留兵勇三四千人。分駐礮臺防守。以後陸續收入行伍。俾得食糧。著照議辦理。此項兵勇。務須認真挑選。擇其年力精壯者。分飭將弁等勤加教

練總期悉成勁旅。堪資得力為要。

庚午。靖逆將軍奕山。兩廣總督祁項。廣東巡撫梁寶常。廣東水師提督吳建勳。奏。竊臣等。疊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嗣後捐貲製造戰船。礮位者。該督撫查明保奏。朕必照海疆捐輸人員。從優鼓勵。復據金應麟奏。請飭多備船隻。著奕山等悉心體訪。查明該少卿摺內所奏各項。究以何項船隻最為得力。即購備堅實木料。趕緊製造。並將擬造船式。繪圖貼說具奏等因。欽此。等因。伏查該少卿金應麟具奏。各項船隻俱係徵諸載籍。所論不為無稽。惟是造船之法。貴因時以通變。尤貴因地以制宜。往往有宜於古而不宜於今。宜於江而

不宜於海者。該少卿奏稱川廣之船足以制江。閩粵之船可以防海。原非專指粵東一省而言。而竊等體察粵東現在情形。自應專於講求防海禦敵之船。以期得力。若如該少卿所稱子母舟一項。遇敵即鉤其舟。母船縱火。與彼俱焚。伏兵開子船歸。連環舟一項。分為兩舟。中連以環。遇敵縱火。前環既解。後舟即回。二者但可為焚燒敵船之用。又如走舸。輕若飛鷗。海鷗如鷗有翅。游艇則回軍轉陣。其疾若風。柔衝則開掣掉空。天石難破。四者但可為掩襲敵舟之用。至於樓船則建樓三重。可馳車馬。閩艦則百二十步。以木為城。但質體笨重。昔人已慮其陟起風暴。人力難制。

又如三層船。首尾造暗艙以通上下。中層鋪木板釘板以設機關。兩頭船兩頭製柁。遇東風則西馳。遇南風則北馳。以及閤頭釘船。狀如板片。人在艙底。每多掩蔽。水拍船上。亦不沈沒。皮船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狀如箱形。以竿繫木相輔而行。以上各項船隻。式樣不一。現在粵東省河內。如快蟹。拖風。及撈繒。八蟹等船。似亦大同小異。然悉心體察。僅可用之於江河港汊。若施之於茫茫大海。則亦未見其盡善也。匪特此也。即如粵東自上年造船以來。紳士許祥光等。捐造船二隻。左右設槳六十四枝。捷輕便利。若駛往大洋。又苦於不能盡槳。批驗所大使長慶。承造一隻。做

照昔人兩頭船之法。兩頭製舵。中設兩輪以激水。左右設槳三十六枝。以上三船。僅可備內河緝捕之用。廣州府知府易長華。永造船一隻。較之創造大號米艇。工價加倍。雖可駕駛出洋。但木料板片。未能一律堅緻。亦難禦敵。惟查上年紳士潘仕成。捐造船一隻。倣照夷船作法。木料板片。極其堅實。船底全用銅片包裹。以防蟲蛀。現已調撥水師營弁兵駕駛。逐日演放。大礮。等親往白鵝潭。常川督令操練。礮手已臻嫺熟。轟擊甚為得力。現在潘仕成續又造成新船一隻。照舊船加長。工料亦仍舊堅固。尚有未造成二隻。與此船同式。督工程辦。約九月內亦可造竣。本年夏

間有咪咧啞國兵船二隻。護送夷貨。駛至黃埔。該船夷人告知通事等云。伊外國兵船結實長大。如

天朝官員想上船看視。儘管來看等語。惟時南船連總兵馬殿甲。署督糧道西拉本。赴東路一帶稽查壯勇。與吳建勳等登其兵船。該兵頭呈獻小三板船一隻。伊國地理圖一冊。隨優加賞資。以示懷柔。當即逐細察看。該兵船分上下兩層。安設大礮四十餘位。均有滑車。演放推挽。極為純熟。其尤靈變處。中間大桅及頭尾桅。均三截。蓬亦如之。設值風暴。即將上截桅棚落下。較之我船桅係整枝。尤覺適用。譬如北風。若行船自南而北。即係頂風。謂之折舵。我船蓬

笨。戲駛行似梭織。夷船轉棚靈便。戲駛畧借偏風而行。我船向用木破梭繩。若遇急流巨浪。下破不能入地。該夷船純用鐵造。尤為得加。隨覓巧匠。照該船形勢。製造船樣一隻。等公同閱看。悉心籌畫。逆夷恃其船堅礮利。因我師船不能遠涉外洋。與之交戰。是以肆行無忌。監生方熊飛所稱額設戰船。例價甚輕。監造者不肯賠累。以致板薄釘稀。難禦風浪。係屬實在情形。而該少卿所稱造舟之法。寬以歲月。持以實心。無惜重資。無拘文法數語。尤屬中肯。此時如講求最為得力之船。必須倣照夷船式樣作法。庶堪與該夷對敵。惟最大夷船。礮位三層。可安大礮七十餘位。

船身長十七八丈。亦覺製造維艱。茲擬就其中等兵船式樣。如法製造。並將官紳等造成各項船隻。分別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伏乞

訓示。祇遵。至於採辦木料。上年委員赴欽州一帶購買。據稟洋面不靖。安南木商不肯出海。無從購辦。查堅實木料。出產於外洋者居多。現在設法招商採辦。並傳諭粵海關監督文。豐。曉諭洋商購買夷船。茲據該監督呈稱。轉據洋商稟稱。現在黃埔夷船。俱係載貨來粵。仍須原船載貨回國。未肯出售。候探聽進埔之船。如有堅固願售者。再行設法購買。

等語。至現在潘仕成造成戰船一隻。覈實估價。計銀一萬九千兩。該監督情願捐廉陸續發給。無須動用帑項。各等情。理合一併奏。

聞再查製造戰船。既取其工堅料實。斷不能吝惜重價。必須先造大號戰船三十隻。再造小號船三四十隻。既可為大船羽翼。又可資洋面緝捕。所費實屬不貲。等公商擬將粵東現屆拆造年分。例修師船。暫停製造。以冀節省經費。為改造大船之用。惟每年節省。為數無多。容隨後籌出款項。再為奏明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奕山等奏製造戰船一摺。據稱快蟹拖風撈網八

漿等船。僅可用於江河港汊。新造之船。亦止備內河緝捕。難以禦敵。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極其堅實。駕駛演放。礮手已臻嫺熟。轟擊甚為得力。並做照咪喇嚶國兵船製造船樣一隻。現擬酌照。奕中等兵船式樣製造。並將年分例修師船暫停。節費為改造大船之用。各等語。朕思防海事宜。總以造船製礮為要。各省修造戰船。竟同具文。以致臨時不能適用。深堪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至拘守舊日式樣。有名無實。據奏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所辦甚合朕意。均著照議辦理。惟海船大礮係屬懸放。大礮發時。勢必向後坐掣。如何得有準頭。現據該督等奏。業已嫺熟得力。著將如何施放之處。再行詳悉具奏。所

進圖說各五件。著再繕就三分。咨交江蘇福建浙江督撫。本日已有旨。諭令各就該省洋面情形。詳加履勘。何者合用。奏請製造。並將原件發給。訥爾經額轉交托渾布閱看。如果合用。將來均需粵省製造。分運各省。據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堅實得加以後製造船隻。著該員一手經理。斷不許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准其官為給發。並不必限以時日。俾得從容監製。務盡所長。再喫夷就撫通商。廣東海口為夷船經由要道。必應加意防範。戰船現已製造。其餘槍礮器械。應增應減。毋庸泥守舊制。總以精良適用為貴。其口岸所安大礮及屯守兵丁。斷無令其終年擺列。駐紮之理。必應設法妥籌。期於有濟。至臨敵

之際如何逐層接應。出奇制勝。水陸弁兵。如何精選勤練。務臻純熟。船上岸上。施放槍礮。各有機宜。亦應分別講求。並各處口隘。如何扼要固守。種種善後事宜。著伊里布到粵後。會同祁項等悉心講求。妥議具奏。

又

諭。據奕山等奏。現籌製造戰船之法。將官紳等造成各船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朕思天津海口。尤為近畿要地。防海船隻。自應豫為籌備。惟此項海船。為巡哨禦侮之需。必須因地制宜。方適於用。所有粵省進呈吳建勳等戰船圖說各五件。著發交訥爾經額閱看。並詳細體察天津等處洋面。於圖內所繪戰船。何項最

為合用。悉心妥議奏聞。候旨交廣東製造。運赴天津。僅現呈船式。於天津洋面。均不甚相宜。亦著據實具奏。至此項圖說。該督接奉後。即各照繕一分。咨交山東巡撫。托渾布。閱看道辦。該督仍將發給圖說原本呈繳。

又

諭。據奕山等奏。籌畫製造戰船之法。並將官紳等造成船隻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此項圖說各五件。已發交訥爾經額。令照繕一分。咨交山東。著托渾布。於接到時。詳細察看山東省海口情形。何項船隻適用。即行具奏。候旨交廣東製造。發往山東。以備防海之用。僅於該省海道不甚相宜。亦著據實具奏。

又

諭據奕山等奏。將廣東省官紳造成各船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江南福建浙江海防情形。各處互異。此項圖說各五件。現已飭令祁項等照式另備三分。分寄各該省。該督撫等俟粵省寄到後。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而於江防亦堪制勝。即著悉心詳議具奏。候旨發交廣東。令其各就該省所需之船。如式製造。再行分別運赴各省。如或於江海形勢俱難得力。亦著據實奏聞。不必稍存遷就。

又

諭各省設立駐防兵丁。以資防衛。必須遴選技藝訓練精熟。方收

禦侮之效。廣州地方。濱近海洋。尤為扼要。現在夷務甫定。仍應加意防範。所有駐防兵丁。著伊里布於到任後。會同裕瑞。官未認真校閱。破除積習。裁汰老羸。挑補精銳。總期一兵得一兵之用。至今昔情形不同。有應隨時變通之處。尤須詳細講求。豫為辦理。從前戰船幾同具文。不堪通用。此後船隻及槍礮器械等件。應增應減。或須改易製造。總以精良通用為要。萬不可拘定舊制。徒勞無益。各處口隘。應如何分別緩急。擇要駐紮。亦須詳察地勢。妥為布置。一切善後事宜。即著該將軍等妥議章程具奏。

又

諭。現在辦理善後。廣東地方。水師尤為喫重。其將備能否得力。船隻如何配用。器械如何製造。以致平日如何巡哨。臨敵如何制勝。全在該提督處處留心。方能率屬講求。力加整頓。現任吳建勳。朕不深悉其人。是否於廣東洋面。一切操防訓練駕駛攻勦事宜。均能諳習。著祁墳密加查看。據實具奏。如不能勝任。即於水師人員內。就該督素所深知。實在可靠者。密封具奏。朕為水師得人起見。且該督統轄兩省。事務較繁。如果提督得人。即該督亦獲收指臂之助。萬不可意存遷就。重孤朕望。

辛未。山東道監察御史雷以誠奏。暎夷滋擾沿海。已及年餘。我

皇上軫念黎民塗炭。

俯允該將軍大臣所請。不惜款項。准令該夷就撫。許以口岸通商。此暫時罷兵惜民之計。非謂海疆從此永遠安靖。可以高枕無虞也。臣念此時有宜合盤籌算者。有通前後計算者。蓋籌款之術。稅務為急。聞得暎夷各國所需中國貨物。第一茶葉。其次大黃湖絲。計每歲購買約費洋銀五六十萬圓。其所以屢次滋擾者。非必妄生覬覦。實欲據其利權。犬羊性本貪婪。不得已餓之以食。冀其稍安。惟廉款多至二千餘萬。論中國現在情勢。即竭大捐輸將之力。不足以酬此項。則講求稅務。尤不可無術。但不知許給口岸。准其通

商。各關稅務究竟如何著落。若官既徵收。彼復抽稅。商民必不勝其苦。若彼既收稅。官不得復徵。則彼且日益富。而我日益貧。若彼肯稅於官。其或給洋銀。或給煙土。狡詐固未可知。偷漏亦復可慮。夫以暎夷各國。所必需中國之貨。而中國不能操其權。此正有不能不早為籌議者。今請於茶葉大黃湖絲出產地方。及經過各關口。並聚頓各牙行。此三處實力稽查。分別酌加稅銀。我自取於商民而有餘。而商民之轉賣者。亦各取於該夷而非不足。行之日久。計可以積年陸續所加稅務之項。抵歸所償該夷之項。此所謂合盤籌算。以與為取。即以取為與。而彼皆在我計中也。

向來該夷商僅廣東澳門一處。茲既增給口岸。不知將來地方如何整頓。兵將如何設備。夫僅以口岸而言。彼此似可相安。若口岸即係要隘。則既據我腹心。一舉動而彼即知。一畫謀而彼先覺。誠恐整頓無地。設備無時。而善後亦終難有妙策矣。聞得該將軍大臣。有將福州府許給通商之說。不知有成議否。查閩省各府。均產茶葉。武夷山為最。歲可出數千萬斤。福州省會環山。五虎門天塹。足資捍禦。若聽該夷往來。據極險而權大利。勢將不可復遏。該將軍等若非確有把握。度不遽然輕許。臣愚以為夷情難信。地利宜保。譬若對棋。勝負止爭一著。此又通前後計算而慮。

我之或制於彼也。或有謂加稅恐別肇弊端。然臣聞該夷從前。曾有不經牙行。自向商人購買茶葉。載回盡屬假造者。則夷人以牙行憑信。我即向牙行徵稅。實為甚便。至出產地。面及經過關口。夷人不能徧到。祇須令該商民曉然於加稅之項。均可取償於夷人。則不以為累也。惟通商口岸。不在要隘。則籌款尚易。若在要隘。即善後亦難耳。相應請

旨。密飭各將軍大臣等。遠慮深謀。熟思詳計。毋得草率目前。便將來接辦者。無可措手。遺惠後人。總期於議撫之中。豫為籌款及善後地步。以副我

皇上綏靖疆域之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御史雷以誠奏。豫籌款項及善後事宜一摺。據稱
暎夷各國。所需中國貨物。以茶葉大黃湖絲為最。該夷前曾不
經牙行。向商購買茶葉。載回盡屬假造。請於茶葉大黃湖絲出
產地方。及經過各關口。聚頓各牙行。實力稽查。酌加稅銀。現在
增給口岸。將來地方如何整頓。兵將如何設備。請飭熟思遠慮
等語。暎夷現已就撫。所有通商章程。善後事宜。前已有旨。令該
督妥籌具奏。並將閩浙二省應辦事宜。均交該督會辦。該御史
所奏陸續加增茶葉大黃湖絲稅銀。以抵所償該夷之項。所奏
不為無見。惟有無苛累及民。能否禁絕走私。並如何整頓口岸。

嚴防要隘之處。著即通盤籌畫。悉心妥議。務期操縱在我。足以收利權而杜後患。方為盡善。雷以誠原摺。著鈔給閱看。

壬申。山海關副都統富勒敦奏。接准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耆英。乍浦副都統伊里布等飛咨。內開。暎夷全幫船隻。於九月初三日。均已出江入海。惟唏唧晒國夷船一隻。於九月初八日甫行駛出。現在長江肅清。飛咨查照前來。應將前次調赴石河口。防堵山海關。冷日喜峯口。滿營官兵二百餘員名。暨滿營安設礮位。請

旨一併撤回歸伍。至海岸安設滿營紅衣銅鐵礮十五位。前經欽差大臣賽尚阿查閱時。揀出不堪適用之礮六位。下餘九位。尚

可適用。應將堪用紅衣銅鐵礮九位。遵奉前

旨。屆年操演。其揀出不堪適用之礮六位。飭交山海路遊擊收貯。諭軍機大臣等。富勒敦奏。請將防堵官兵礮位。一併撤回一摺。喫夷現已就撫。所有沿海防兵。自應一體酌撤。以節勞費。所有前此調赴石河口。防堵山海關。冷口。喜峯口。滿洲營官兵二百餘員名。暨滿洲營安設礮位。均著一併撤回。其揀出尚可適用之紅衣銅鐵礮九位。著該副都統。每屆操演之期。親加演試。務期精熟。其不堪適用之礮六位。即著交山海路遊擊收貯。

甲戌。

欽差大臣伊里布。兩江總督耆英奏。竊查外夷通商輸稅。舊有定

章。一切則例案據。俱在粵東。其應行變通興革各事宜。亦須到粵後。體察實在情形。方能酌辦。惟美情之向背。

國課之盈絀。皆繫乎此。所關匪細。若過為搜剔。則窒礙難行。僅畧事通融。又易滋偷漏。臣等公同商酌。大約稅額一循則例。而交易務示公平。凡索取過當雜項。暨一切應行詳籌事宜。咨伊里布抵粵後。查明斟酌去留。與督臣暨海關監督會商酌議。請

旨遵行。此外福州等處。雖與粵東各有不同。惟進口之貨。以呢羽鐘表洋布等物為大宗。出口之貨。以茶葉白鰲湖絲等物為大宗。其餘想還有無。厥類匪一。而粵東既議定章程。自

可通行各口。做照輪稅。至各處添設馬頭。既准該夷建立
夷館。攜帶眷屬。自投行商。以示體恤。該夷既渥被

恩慈。自不致復萌反側。其未盡各事宜。仍須隨地隨時相機安辦。
除上海等處應辦事宜。應由臣等英次第辦理。其嗣後商
欠。不求官為代還一層。前已與該夷議定。載入條款。俟到
粵時。再與要約切實。免致日後藉口。

伊里布。著英人奏。再前於撫夷案內。議明本年給與洋銀
六百萬圓。奏蒙

恩准在案。查此項洋銀。先經侍衛咸齡。臬司黃恩彤。與該夷酋等
面議。以洋銀每圓不過七錢二分。且成色不足。是以議定

以庫紋七錢折算。嗣該夷因探知江南洋銀市價甚昂。現在每圓易錢。總按八錢五分以外。藉口索增。復與再三駁議。始約定每圓以紋銀七錢一分折給。共應折銀四百二十六萬兩。較之市價。每洋銀一圓。節省銀一錢四分。共節省銀八十四萬兩。並據該侍衛等稟明。臣等行知藩運各庫。所有提撥撫夷銀款。均按漕平兌交。按庫平每百兩。又節省銀二兩。惟此項銀兩。除揚州給銀三十五萬五千兩。上海給銀三十五萬五千兩。均係捐款。無從覈扣平餘。又運庫提用銀五十四萬兩。亦係商捐項下動支。又部撥軍需五十萬兩。山東解蘇軍需十五萬兩。歸於軍需案內報

銷外。其餘江蘇藩庫提用銀三十五萬兩。江安糧道庫提用銀十萬兩。龍江關庫提用銀五萬兩。共銀五十萬兩。茲查原任太僕寺少卿蔡世松等。勸捐銀六十萬兩。一俟收齊。足數抵補庫款。又蘇州藩庫提用銀四十萬兩。浙墅關庫提用銀五萬兩。浙江藩運各庫提用銀八十萬兩。安徽藩庫提用銀六十萬兩。應由各督撫臣籌議清款。以上共四百二十五萬兩。按應交該夷四百二十六萬兩之數。尚不敷銀一萬兩。即在安徽解到之平餘項下湊撥。惟據該夷照會內稱。所收銀兩大約足數。但所用法碼與粵省法碼殊有不齊。償不足議給洋銀之數。尚須設法補足等語。

臣等屢向辯駁。該夷總以漕平短於粵平。欲俟改鑄洋銀。再行清算。維時夷船已陸續開行。若再與往復辯論。徒滋逗留。慮生枝節。除俟臣伊里布到粵時。再與詳議外。所有各省扣存庫平未解平餘銀兩。業經前督臣牛鑑咨行另款存貯。儻應須補給該夷。卽於此項內提用。

耆英又奏。喫夷雖已就撫。控制匪易。亟應練兵鑄礮。以保將來。現擬將署中應辦公事。稍為清理。卽當馳赴吳淞及沿江一帶。詳細察看形勢。如果有險可扼。何處可以安兵。何處可以設礮。亟當籌議嚴防。繪圖奏請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伊里布等馳奏。遵旨會議一摺。據奏通商輪稅。則例案據俱在廣東。必須到粵後體察情形。方能酌辦。其商欠不求代還一層。已與該夷議定。載入條款各等語。著伊里布於到粵後。察看情形。將稅課事宜。妥行定議。固須俯順夷情。尤須善籌國課。萬不可稍存遷就。貽誤將來。其商欠一節。再與切實要約。不能官為代還。免致日後藉口。所有應議各事宜。該大臣務當慎之又慎。不准稍留罅隙。庶民夷日久相安。不至另生枝節。方為妥善。

又

諭伊里布等馳奏。遵旨會議一摺。據稱通商舊有例案。俱在粵東。

一切應行詳籌事宜。俟伊里布抵粵後查明的辦。其嗣後商欠不求官為代還一層。亦俟到粵時再與切實要約等語。已諭知伊里布斟酌妥辦矣。至通商及一切善後章程。在在均關緊要。前因兩江總督管轄較繁。並需會辦閩浙兩省諸務。已有旨令耆英將南河修築事宜。暫且無庸兼管。該督務當專心致志。督辦江防海防。及一切應辦公務。所奏赴清江浦會晤麟慶講求河務一節。著仍遵前旨。俟各省會商事件辦竣。再行奏明請旨。

[illegible]